

光啓雜錄

宗教辨惑說之辨惑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o126

光啓雜錄

宗教辨惑說之辨惑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

No126

1000 1-33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**CRITIQUE**  
d'une  
**CRITIQUE DE LA RELIGION**

3ème édition

---

南京主教惠

一千九百三十三年

准

**BUREAU SINOLOGIQUE**  
**DE ZI-KA-WEI**

**光 啟 社**

---

**IMPRIMERIE DE T'OU-SÈ-WÈ**

**1933**

宗教辨惑說之辨惑 目錄

原文第一章 緣起

原文第二章 宗教之目的

原文第三章 天道之意義

原文第四章 儒家求仁之方法

原文第五章 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

原文第六章 因果感應說與救主贖罪及最高權賞罰說

原文第七章 結論

原文 附儒家畏天命與耶教禱謝上帝辨

特別聲明

一

〇

二四

五四

六九

八九

一二九

一六〇

一八九

## 宗教辨惑說之辨惑

弁言

去年孟夏偶得聶雲臺先生所著宗教辨惑說

民國十三年甲子再版署名聶其杰

通訊處 上海 匯山路聶宅

一篇曰「本篇爲質疑辨難而作，如蒙教會長

老賜以指正，極所歡迎云。」讀其首章，又知先生已先刊布宗教答問一冊，質諸教會友人，折衷求是。足見先生溫恭沖遜，不恥下問，旁搜博採，求道真誠，殊深佩服。不佞孤陋寡聞，腹笥空虛，惟忝在教會中已十有餘世矣，吾祖吾父皆生於斯，終於斯，而愚亦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論教會之內容，雖不敢自信，深造通玄，然亦不無一得，比一非生長於教會之人，諒必

知之較爲確切。遇人問津，或見人失路，而不爲指引，不獨於教理悖忤，且與人道背馳。乃今者既見聶先生如是熱心向學，研究宗教，且又編此宗教辨惑說，以質疑辨難，併以示善與人同，先覺覺人之美意。故凡見說中有所誤會隔膜，不足以覺人，且反足以惑人之處，不揣譾陋，敢坦白直陳，按章敬辨，庶不致以誤傳誤。而副先生折中於至善之本意，草此宗教辨惑說之辨惑云。

民國十五年丙寅春 J. Tchang, s. j. 張秉杓士泉識於滬上董家渡聖方濟各堂自修室。

## 原文第一章 緣起

辨 右第一章所謂「天地間真理一而已，不能兩可，不能苟同」之三句，實爲千古不磨之定論。先生既明乎此，則凡有疑難之點，不難冰消霧散矣。既而曰：「今耶教之人言曰，世界惟耶教爲真宗教，爲真理，使人不敢不入教。……彼隘陋自私滿充嫉妒之傳道師，倡爲此說，期以宗教爲專利之物。……名爲傳真理，實以蔽真理。……統觀歐洲列國歷史所紀政教發生之戰爭，致人民於愁苦殺戮而終致激成反動，以推翻宗教者，莫不由此謬說自致之也。……欲使耶教不完全芟滅，不能不使其傳教者隨地尊重國俗，取其禮教之長以自輔云云。」

以上數語，無非是斥責耶教之自信太深，不肯從眾之意。愚以爲此等斥責之詞，不敢遽以爲是。亦不敢遽以爲非。惟思斥責之前，先宜查察耶教之是否爲真教。如係僞者，責之也固宜。如係真者，則先生不云天地間真理一而已，不能兩可，不能苟同乎？故傳道師倘其所傳者，確係真教，能語人曰：我教非真乎？佛也可，道也可乎？倘遇國俗或禮教與教義有所抵觸之端，豈得從權苟同乎？不肯苟同而即加之以自私專利隘陋嫉妒等罪，不亦誣之甚矣乎？

又見歐洲列國所紀政教戰爭之慘史，激起人民推翻宗教之舉動，而輒下評語曰：宗教無理。此亦豈平心之論哉？下評語以前，自當先察戰



爭之理由曲直安在。倘宗教爲維持正道，不肯同流合污，不得已而發生戰事，致犯眾怒，試問犯者之罪歟？抑怒者之罪歟？

總之欲研究宗教者，不可祇以門戶水火，入主出奴之故，而遽加評論。蓋真偽勢必不能鎔在一鑪，門戶水火，入主出奴，理所當然，曷足爲異。所當首先考核者，教之果真與否耳。夫世界教門林立，不能全真，不能盡偽，必有一真者在。而真者不過有一；蓋教之真，全賴理之真，真理惟一，故真教不能有二也。

所謂耶教者，卽耶穌教，又名基督教。耶穌乃救世主之名，基督乃基利斯督之省文，耶穌之尊號也。教名耶穌，或名基督，言其爲耶穌基督所

立；惟有真僞之別，不可不辨。吾國人士，大抵涇渭混稱，馬鹿並指，實爲憾事。按西國紀年，概以耶穌基督降生塵世之年爲中心點，降前曰：降前幾何年，降後曰：降後幾何年。本年陽歷一千九百二十五年，實即耶穌基督降生後之年號，此萬國所公認者也。耶穌年三十歲，出而佈道，訓人，定立教會，所立教會，不過有一，此亦莫有能否認者也。其升天前，曾委派己徒伯多祿，或譯彼得爲己在世代表，總理教務，凡歷代聯續繼承其位者，則惟羅馬教皇。故惟羅馬教皇權下之教，是爲正宗。傳至迄今，未嘗或間，外洋素稱加刀利克 Catholique 教，譯言公教；蓋言其毫無軫域國界種族階級之分，大公無私，包涵至廣，視爲隘陋者，因未嘗深

究故也。自明朝末葉，意教士利瑪竇等傳至中國，取名天主教，欲使吾華人一聞教名，而即明教之宗旨，乃欽敬天地萬物之主宰也。惟天主教，真爲耶穌基督所立，其教義教律，古今一貫，宇宙同軌，至有統系，最爲完美。欲明真相，須多閱教中書籍，就正通達信士，尤宜先去自滿自足之傲心，存惟真道是求之誠意，則庶乎其可。

至於現今中國所稱之耶穌教，或基督教，迥非耶穌基督所立。實乃十六世紀時德人路得英皇恩利第八，法人賈爾文，三人原皆信奉天主教，然臆造異說，違反教律，而路得爲尤甚。當時教皇負維持真教之重任，諭令悔改，不從，乃擯斥之。路得懷恨益深，首倡革命，專與羅馬教廷

爲難，信口雌黃，捏詞誣譏，別立一教；從者稱潑老歹斯打 Protestants 譯言誓反黨，猶言以誓死不服，反抗羅馬爲目的。同時英皇恩利，法人賈爾文相繼響應，借改良之美名，將教律教義任意竄易，擅自疏縱；不顧真理不能苟同之定論，乘風逐浪，與世沉浮。一班素不安分之徒，羣趨若鶩，故從者日衆，而離耶穌之正宗日遠，以致派別紛紜，漫無統緒，良可慨也！西歷一八〇七年，始有英國倫敦牧師摩利森 *Rev. Morris* 來華傳佈路得等之誓反主義，冒名耶穌教，後又僭稱基督教；以致吾國人士每見天主基督兩教，俱敬耶穌基督，或以爲一教，或以爲兩教，或以爲互相彷彿，稍有異同；或又稱天主教爲基督舊教，稱路得

等說爲基督新教，此皆不知耶穌基督所立之真教者也。蓋耶穌基督祇立一教，無所謂舊，無所謂新。迨至一千五百餘年後所產出之新教，明明非耶穌基督所立，謂之路得等教或誓反教可；謂之耶穌教或基督教，斷乎不可。今吾國公然以是稱之者，因不知其中竟委故也。其實誓反教徒，既不承認繼續耶穌委派在世代表之羅馬教皇，又各能自由妄解耶穌之聖經，勢必多所穿鑿附會，失其真傳，與天主教全然脫離關係；兩教內容，相懸奚止天壤，烏可魚目混珠乎？至於彼教教義之如何自相矛盾，如何違背耶穌立教本意，請閱天主教教士柯德烈氏所著耶穌真教一書，便可明瞭矣。其最大之謬點，則惟路得所倡，人欲

救靈，信仰耶穌已足，無須行善是也。聶先生於第五第六章所指耶穌教重信仰不重工作，此並非真正耶穌教之正道，實乃路得等藉以蠱惑人心之邪說耳。從此吾國現今所稱之耶穌教，即此一端，是真是偽，自不難析辨矣。然則耶教之見斥於聶先生，亦所應得。

吾古書上有郊社之禮，所以祀上帝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，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等語。按上帝二字，明指亭毒八荒，盧牟六合，獨一無二之大神；天主教因念道家有玉皇上帝等名號，懼人誤會，故不採用，而另題天主二字，以清眉目；至今成爲習慣，無庸更變。其後誓反教傳來，取用上帝二字。又天主教稱教士謂司鐸或神父；誓反教則稱牧師，此兩教名

稱之區別，亦不可不知也。

## 原文第二章 宗教之目的

辨 右第二章論宗教之目的事關重大；蓋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不可  
克除成見，詳細澈究哉？凡欲出門旅行，必先預定方向，知所當至，不可  
似無首之繩，飛揚跋扈。夫吾人寄生世上，猶如旅行作客，亦宜先審明  
吾所以爲人之目的。所云「謀人生幸福，世界和平」，此可謂國家之  
最大目的，而不足爲宗教之最大目的；蓋宗教之目的，更別有大於此  
者也。

聶先生所謂「天意」之天字，諒非指蒼蒼有形無靈之天，必指至神  
至明天地萬有之主宰；猶如稱朝廷以代君王同意。惟天主教指所敬



至大之神恐人誤會，禁單用天字，議決當加主字，並非有意標新立異，乃所以正名也。

又其所謂「安寧幸福」，人人所欲，固出乎人性。而人性乃天主所賦，故亦出乎天意，卽出乎天主之聖意。而天主真實無罔，不得欺人。然而曠觀世界，天變地震，瘟疫饑荒，旱潦爲患，水火爲災，疾病死亡，層見叠出；雖聖賢君子亦所不免，何幸福之有？何安寧之有？然天主既不欺人，其生人於世，賦人以求幸福安寧之性，必使滿足之，方合人性。但在此世界，不見有何真正幸福安寧之可得。可知人所求之幸福安寧，不在此世界，當在別有所謂世界也，無容疑義矣。天主教據理澈究，又奉天

主傳授聖諭，確悉人具肉體，附合靈魂；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，非因肉體，實因靈魂之故。肉體賤如禽獸，靈魂尊似天神。所謂死者非他，乃靈魂與肉體分離之境也。於是肉體歸土朽爛，靈魂仍單獨生存。按萬物不能自有，皆受造於天主，而天主待人特厚，列之於眾物之上，獨賦以神妙之魂，含能悟能憶能愛之三司，操取捨從違由我之主權；使其寄生於世，如在試驗之場，行善作惡，出於自願，非因強迫。善惡當前，自願取善而從之，捨惡而違之，則有功。自願取惡而從之，捨善而違之，則有罪。人生於世，無論士農工商，富貴貧賤，男女老幼，親疏遠近，一生之歷史，其總結束，不出乎功罪二字。迨至一命嗚呼，試驗既畢，各人之靈

魂乃不得自由，必受造物者公義之判斷而聽其賞罰。有功者，得升天國而享無窮之福樂，永無失落之虞。有罪者，迫下地獄而罹無限之慘刑，亦永無救拔之望。俗云三歲定八十，余云現世一閃，定來世萬萬，關係何等重大。爲此諸凡圓顙方趾之人，非飛禽走獸等動物可比；此等動物，祇具知覺，無靈明性，無自主權，如機械，如牛馬之不得有何功過，因卽不得有所賞罰。

惟人則不然，純正哲學士，釋人爲「有靈動物」，具自主權，能用以行善而積功，亦能用以作惡而致過。既有功過，理應刑賞，然在世每見君子被害，小人得意，加以上所述之種種災難，可知現世非賞罰之所，乃

試驗之場。賞罰必在後世；故後世非試驗之場，乃專爲賞罰之所，賞罰一定，永無變更。所能變更者，惟在現世，善者能變壞，惡者尙能改過。然則吾人當在生之時，首先急宜審察之極要問題有三焉。一曰：「人何自而來？」二曰：「人何向而往？」三曰：「人欲至當至之所，宜行何事？」此三者。天主教講之最爲透切。

其對於第一問題，曰：人來自天主。即其肉體直接爲父母所生，間接爲天主所造，而其靈魂，則皆直接爲天主所賦，故可總言之曰：人爲天主所生，與吾古書所謂天生蒸民同義。又吾人各自父而祖而曾而高，一代一代推而上之，必至原始二人，爲萬民之原祖父母。原祖父母不能

再有父母，倘有之，復當問其何自而來；既無父母，決不能無因而至，偶然而生，必有生之者。生之者爲誰？必也全能之造物主乎？故天主者，爲天地萬物之大主宰，尤爲萬世萬民之大父母。夫父母之恩，顧復恩勤，昊天罔極，理當孝敬；故吾教極重孝道，十誡中第四曰：「孝敬父母，」况衆人之大父母乎？

對於第二問題，曰：夫既知人自天主而來，則不難應之曰：人自當向天主而往。蓋天主造人之本意，據上所言，原欲人現世，如作客他鄉，善用自主之權，積功樹德，俾來世升入天國，如歸本鄉，得目睹天主至純粹，至神聖，至華麗，至光輝之妙體，永與對越，熱愛深情；於是以天主無窮

之福樂爲福樂，心滿意足，欣愉不置，萬慮皆消。蓋天主者，爲諸學問之淵源，諸道德之基礎，諸福祉之海洋，無善不備，無美不全，既與親密，洵可謂止於至善，而嘆得其所哉，無復他求矣。是謂真正完美之幸福安寧，此乃人生之最大目的，亦即宗教之最大目的也。如是則見天主造人始終相因，前後呼應，前由天主而始，後至天主而終。倘人生僅謀現世之幸福安寧，雖榮華富貴，百福俱全；奈光陰荏苒，歲月侵馳，一朝瞑目，盡屬子虛，則焉用生此人爲？更焉用造此世界爲？天主識見最高，決不出此其造作也。不能貿然冒昧，必有深意。故其生人也，使學農兵工商政各界之人，南北東西洋各國之民，果然各有所向；然其公共最大

之宗向，當必是向往此萬物所從出之天主，而享其無疆之眞福耳。其造此世界，上天下地，形形色色，千千萬萬，各種無靈之物也，亦使各有所用；然其公共最大之目的，乃是覆載吾人，保養吾人，供給吾人衣食住三者之要需，及製造無數雜用物件之資料；總以輔助吾人生長度日，修德行善，昭事上主，希冀達到吾人最大之目的。故天主爲人物之主，人又爲物之主，人爲物而造，人乃爲天主而生。現世爲人暫時試驗之場，來世爲人永遠酬報之所；此乃天主造化天地人物之秩序，千綜萬緒，一以貫通，不可顛倒混亂者也。

至於第三問題，曰：人欲至當至之所，宜行何事？對之曰：人既知天主爲

人最大之目的，是即當至之所也。欲至其所當至而宜行者，必也循其道乎？道者路也，本章所謂「率循途徑」是也。惟路有歧正之別，循之而能至目的地者爲正路；否則爲歧路。歧路無限，正路隨目的地而定。我欲往之目的地唯一，即向而行之正路，不能有二。故路也者，出門前先當認明執定，不可任意選擇，更不可隨足盲進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乃今者欲趨向天主而往之路維何？宗教是也。

宗教之教，含敬神之意，與易觀卦古人以神道設教之教似乎近是。惟中國教字意義不一，如教訓教育教化禮教等教，與宗教之教截然不同。近今爲切定敬神之教，每冠以宗字，曰宗教，西文曰 Religion。訓詁



家釋之曰：僅觀字句面目，有繫縛之意，猶言人屬於神權之下，有所拘束也。按通用意義，乃總括人與神交際之間，所有一切道理及規誡也；總之不出乎含敬神氣味。惟神有真有偽，而敬之之來源，宗旨，禮儀，條件，利益等，亦各有純有雜，有優有劣，有美有惡；因而宗教則必有正亦必有邪。夫路之不正，由之不能使我至所當至之地；宗教之不正，奉之亦不能使我達到人生最大之目的；故行路以行正路爲必要；奉教亦以奉正教爲至急。但奉教者，莫不各正其正，各邪其邪，本章所謂今有樹教義以是己非人者，上章所謂門戶水火，入主出奴者是也。

然正路唯一，正教亦豈有二哉？要在審擇之而已。本章謂「吾人欲辨

其真是真非，則當究其所說爲圓通，抑爲膠執；爲博大，抑爲狹隘；爲順成，抑爲穿鑿；爲實際，抑爲荒唐。由前之說，則聞之者能信受悅服，而幸福安寧之目的可達，是率循天命之正道也。由後之說，則託名宗教，而去目的愈遠云云。」

此未必盡然，由後之說，果非宗教，無庸多贅。卽由前之說，亦難言其是宗教，且更難言其是正教。夫宗教必含敬神之意，而說之圓通者，博大者，順成者，實際者，似乎人與人晉接應酬之道；謂之禮教可，謂之宗教則不可。又圓通博大等名詞，太浮泛，太含糊；苟以模稜兩可，無所禁忌，爲圓通，則今日遇耶教友卽進堂禮拜，明日遇佛教徒不妨入廟燒香，

不亦圓通乎？苟薰蕕不辨，瑜瑕不分，一味以一視同仁兼收並蓄爲博大，則孔孟佛老楊朱墨翟釋迦牟尼謨罕默德天神天將妖魔惡鬼俱在一堂，臚列崇拜，不亦博大乎？苟以隨波逐浪，迎合人意爲順成，則人曰某日吉，我亦曰某日吉；人曰某日凶，我亦曰某日凶；俗信風水，我亦信之；俗行卜筮，我亦行之；不亦順情乎？然而教之正，全賴理之真。據上章先生所言，真理一而已，不能兩可，不能苟同。則正教安得若此之圓通博大，順成歟？抑別有所謂圓通博大順成歟？倘必以親嘗試驗，耳聞目睹爲實際，如聽五音，視五色，棲宿之於宮室，禦寒之於衣服，充飢之於蔬羹者然，則正教必須敬正神，而神之有無邪正，無聲無臭，不見不

聞，可以理証，不可以手觸，安得若此之實際歟？抑別有所謂實際歟？總之欲辨教之邪正，不僅在乎說之圓通與否，博大與否，順成與否，實際與否；要在究其教之何自而來，所敬何神，敬禮如何，宗旨如何，教律如何，有何實益；凡此數端，須查考其有本有末，始終一貫，有條不紊否？尤當細察其全行合理與否；設見一端，有反正理，則我必不敢信其爲正教矣。蓋邪者不必全邪，而正者必須全正；猶如菓之壞者，未必全壞，而好者當是全好也。

故有誠心研究宗教者，曾薈集天下最有名之宗教，將以上數端，尋根究底，考核甄別，而知天主教爲獨一無二，至純正，至完美之宗教也云。

此並非愚者有意緣飾空文，鋪張門面；然有該教中歷代信史，及無數聖書經典等可爲証據。凡此斷非三言兩語，可以概括，不如從畧，而姑提出若干辯道之書，陳述於左，以資參考。

如萬物真原 天主實義 物理推原 辯護真教課本 三冊

性理真詮 四冊 正教奉褒 二冊 正教奉傳 二冊 集說詮真 六冊

訓真辨妄 客問條答 理窟 二冊 續理窟 二冊

人生重要問題或人生要務 耶穌真教等

以上各書上海徐家滙南首土山灣印書館皆有出售

### 原文第三章 天道之意義

辨 右第三章論天道之意義，似多暗晦不明，自相矛盾之處。譬如天字，不知究竟有何意義。既論天道，愚以爲必須先當將天字之界說，切實指定；然後着題發揮，可以進而言天道。乃論天字，上第一章曰：天卽理也；本章時而言天之報施刑罰歷歷不爽；時而言自身之命運不能責望於天；又謂天者羣衆心理所積之中和性也；又引孔子之言曰：畏天命；孟子之言事天之道曰：存心養性而已矣。

試問所謂天也，究靈者歟？抑不靈者歟？聶先生所謂凡人窮極則呼天，獲福則謝天，作善天降百祥，作惡天降百殃，天之報施刑罰，歷歷不爽；

又引孔孟之言，天命可畏，天當存心養性以事之，則是天固靈者也。然又謂天猶明鏡，鏡中狀貌，則吾人之所反射光線也；欲求形貌之美惡，不能責望於鏡，猶之自身之命運與禍福，不能責望於天。夫所謂命運禍福，非卽上所言之報施刑罰乎？上言天報施刑罰歷歷不爽，今又言不能責望於天，天者不過如明鏡耳，則天乃不靈矣。況又謂天卽理也，此乃朱子釋論語「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」句之謬解；蓋理也者，爲吾人行事之準則，猶律爲人民當守之法度，必有司法者焉。司法者有靈，誰謂律亦有靈乎？理者亦然，必有司理者焉。司理者有靈，豈理亦即靈也乎？今旣曰天卽理，則是天更如理之無靈矣。

又試問天在人之內歟抑在人之外歟？或天人混而爲一歟？曰天道遠，又曰天降百祥，天降百殃，據是天在人之外也。然曰：天命者必於人之心性體驗之，情感發見之，又謂事天與明天命不能於心性以外求之；則是天又在人之內矣。且曰：離人則無所謂天命；又曰：天者羣衆心理所積之中和性；我與各個人所賦之本性，則由此公積體中和性分授而出；似天與人性混而爲一，陷入萬物一體荒謬不經之說矣。

尙有一疑不可不辨，即天道與人心，孰貴孰賤。本章謂儒與釋之教人，皆不言天道，而言人心，此蓋殆以人心爲貴，天道爲賤耶？抑其中別有原因耶？又本章豈不言天命乎？既有命，必有命之者，必有受命者；受命



者非人心乎？命者非貴於受命者乎？天道以天命爲宗，則是天道必貴於人心矣。孔子所以克己復禮以求仁者，畏天命也；中庸所以率性修道者，明天命也；孟子所以存心養性者，事天也；然則儒者固以天道爲貴，何曾不言？況聶先生非儒中之矯矯者乎？而作此天道意義之章，可見儒者亦談天道，此非明證乎？

總之此章論說，初讀之，覺旁稽側引，詞理暢達；及細玩之下，乃見通篇前後多相矛盾，又不免蹈泛論空疏之弊。如曰：心之誠者；臻參天地贊化育之境界；性之靜者；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感覺；又曰：自其性之靜者言之，則天地人我萬物皆相忘於無有；由其心之動者言之，

則所以應天下萬變之事物者，遂見爲孝弟忠信云云等詞句，不知究竟作何解釋；愚也不才，轉輾思維，自嘆不能領悟。原其所以言語複雜，模糊難解，自相抵觸者，無非是因天字之界說，未曾分明，尤其是因未認識天地萬物之大主故也。

吾教訓真辨妄一書

見上書目

乃黃伯祿司鐸所撰，其第三篇論及天字，取

義甚繁，各不相同，約計十有二；多引中國經書爲証，天字之義，既如其多，上章所謂我教指所敬之神，不稱天而稱天主者，良有以也。按萬彙之內，惟天爲大，萬民之中，惟主爲尊。故天主云者，乃謂造化萬物，宰制羣生，獨一無二，至尊無對之正神；亦即爲萬物之大本，眾理之總綱，

諸道之總匯；雖一念之微，秋毫之末，無一不在其監臨之下，掌握之中，從未有能逸出其範圍之外者。實爲此包圍有形無形，物質倫理，現在將來大世界之起點止點，亦爲中心點也。故欲談天道者，須認明天主爲入手，則其餘一切有關宗教難題，自能勢如破竹，迎刃而解矣。

試借小喻大，以示余言之並非無因。譬有梓人圉人，紛紛團聚，擬相建一座壯麗巍峨之崇樓廣廈；必先認定一工程師，聽其指揮，察其所製模影；凡高下長短寬狹，悉按其度量，無任有絲毫之差別。如是經之營之，終有落成之一日。倘於起造之前，置工程師於不問，梓者圉者，各工其工，各事其事，卒至於一側一隅之間，客或有碧戶朱軒，畫棟雕椽之

可觀；然彼此漫無統緒，不相連貫，不相配合；請問雖有巧匠，操作辛勞，能造成一座規模宏敞，工程鞏固之宮室乎？勢必不能也。又譬如有參觀某大工廠者，而欲知全廠之宗旨如何，組織如何，佈置如何，利用何種機器，製造何種物品，各機之何以靈動，何以互相聯絡，常年之經費多少，出息多少；倘貿然逕入廠中，東顧西瞻，隨意見一二機輪之轉動而驚奇之，或竟與一班工人交談而求教之，不啻問道於盲，勢必多所誤會，不得參觀之本旨。必也先當拜訪總經理先生，與之接洽，請其引導；首將全廠之宗旨，大局，各機關，總機關，如何互相銜接，如何佈置得宜，先行指示。然後倘欲深究，不妨再次第遍覽各處機械，細考而詳察

之；則該廠之內容，雖不能洞燭無遺；然至少能使觀客胸中有所把握，不致茫無頭緒，猶如走馬看花也。

夫此世界，猶如一座大宮室也，又如一座大工廠也。天主者，乃世界之工程師及總經理也。今之談宗教者，每不講此天地人物之大主；而談天說地，空言天道人情，既採儒書，又引佛經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五花八門，各成一說；其中果不少至理名言，宏謀偉論；然東鱗西爪，彼此並不珠聯，拔本塞原，始終無從貫徹，暗中摸索，易入歧途；爲人生死極重極要之問題，豈足以解決？何異於梓人圉人之捨工程師而各獻其技，何以成宮室乎？又何異於參觀工廠者之不顧總經理之導引，任意遊

覽，見異稱奇，不問其中竟委，何以能洞悉工廠之所以爲工廠乎？

從此可知凡欲誠心研究宗教而講天道人情者，必須由果推因，致知格物，探本窮原，以認明天主爲起點。天主爲造物者，造物者既已認識矣，乃再觀察受造之物，是乃求學者當循之秩序也。

夫受造之物，儲蓄於天地之中，統核四等：曰頑物，如氣屬金屬石屬是；曰植物，如草木之能生長者是；曰動物，如鳥獸魚鼈之能知覺運動者是；曰靈物，能隨機應變，知善惡，辨是非，惟人是。夫天主神妙莫測，智識靡窮，其創造此莊嚴燦爛之世界，其中必有深意，所謂天命也。故天命者，乃天主之聖意；天主按己之聖意，使萬物各分其類，每類付以每類

之性，所謂天命之謂性，使各遂其性，不相混淆，成爲性律，萬世不易；如日月星宿之運行不亂，春夏秋冬之循環不已，飛潛動植之生生不絕，不期不覺之中，各循其道；各循其道者，實即各遂天主所定之性律而行；於是天地位萬物育焉。換言之，天地萬物既遵性律，自然不紊不亂，各居其所，各依其類，滋生發育也。蓋天主造物既有深意，故造一物斷非徒然，必有一物之定向；如日月之照臨，雨露之滋潤，火之焚熱，水之洗濯，駕牛可以耕作，乘馬可以馳驅，雞司晨，犬防夜，蠶吐絲，蜂釀蜜，天下無一無用之物，即天下無一物之無所定向；既有定向，即賦以性律，使由之而能達到所向之目的。

然則各物有各物之定向，各物卽有各物之目的，目的亦繁矣哉！倘無一公共之最大目的，作爲總結束，而統一之，維繫之，何以成此秩然有序，斐然文章之世界乎？如磚土木石之於宮室也，果各有所向；然工程師心中無非用以築造宮室耳。大小各機之於工廠也，果亦各有所用，然總經理心中無非藉以製造貨色耳。然則吾人所居之世界也，造物主聖意中，自必不能無一公共最大之目的焉。

欲明此目的，須將以上所謂四等受造之物公分爲二：曰無靈者，概括頑物植物動物三等；曰有靈者，惟第四等人而已。人爲最貴，居萬物之上，參天地之中，上等物也。凡無靈物之公共最大目的，無非是供吾人



衣食住等合理之要需，所以輔助吾人達到吾人之公共最大目的也。而吾人之公共最大目的，上章業已言之矣；卽人既爲至善之天主所生而始，後仍當歸於至善之天主而止，以享其至純美，至完備，悠久無疆之幸福安寧，作爲行善之賞報。故吾人現今在世，無論士農工商，貧富貴賤，東西中外，無不有一最重要之大事，極當注意，切不可疎忽；其事維何，即趨向此公共最大之目的而行也。

欲趨向此目的而行，須由正路；否則失毫謬千，入迷途而愈趨，離目的必愈遠，何或有達到之癡望哉？正路惟何，正教是也。教亦多矣，何者爲正，其維天主教乎？凡此種種，上章已言其概要，且陳列該教若干種書

籍。茲故不贅，惟務望有志於研究正教者，備置而翻閱之，不久自能明瞭也；蓋俗語有言，造屋不可請箍桶匠，欲知天主教之真相，須閱天主教中書籍；不得於別教書中求之，更不可就正於耶教或基督教徒所出版之聖書聖經教史等印刷品；蓋此教也，第一章予曾已證實之矣，乃路得等之異說，已失耶穌基督道義之真傳，且專以攻訐羅瑪教會爲事，故該教印刷品中多所誣譏教皇，及謗毀天主教捕風捉影之囁語；凡明曉兩教真情者，莫不付之一笑而已。

試將天主教之道義，畧陳梗概，以爲辨惑者作指鍼之一助可也。謹按天主教之道義能分兩種，一種根於人性者，一種超乎人性而爲天主

所默示者。根於人性者，卽上所謂之性律是也；惟性律又分二類：

第一類名自然性律；自然云者，非言其無所原因，而自然能產出此性律也；然謂此類性律，天主賦於各物之性中，使其無論有靈無靈，不知不覺，不得不然，各自率循，如機械然，故無功過之可言；如天地間萬物之消長煦育，人肉體內血脈之川流不息，及上所引日月雨露水火牛馬雞犬等性皆是。凡天文地理理化推算生理及各種科學家所研究者，莫非是此類性律也。無物不有性，無性不有律，無律不有制律及司律者；人謂天地宛似一篇大文章，信然。愚謂又似一部萬律書，此書也，非宗教學者讀之，僅知性律之巧妙；往往利用之以爲目前之裨益，一

己之私利；且如鎗炮炸藥毒藥等物，有時用之不得其道，藉以摧殘屠戮，遺害靡深；此蓋徒知性律之可以利用，而不顧制律司律者之理宜敬畏；於是無以節制，本以利人者轉以禍人；無宗教思想之害，於此亦可見一斑矣。吾教學者讀之，不祇奇性律之巧妙；且見其果然而推其所以然，遂知制律司律者之造物主，更爲巧妙，不可思議，令人不得不傾心崇拜。因知用物也，不可獨恃性律，妄用濫用倒行逆施；尤宜合制律及司律者之聖意，中規中矩以供吾人現世一切正當之要需，輔助吾人使達到最大之目的，卽後世無窮之幸福安寧；此亦足以證吾教於研究科學之中，眼光之遠，志向之高，求學之正，不負造物主造物

之美意也。惜今有一班粗知科學之青年，存心排教，每人云亦云，曰科學日進，宗教日衰，作反比例，一唱百和，幾成口頭禪；其實此種歌調，不值識者一笑。蓋宗教有真偽之別，曰科學日進，偽宗教日衰，作反比例固也。曰科學日進，真宗教日衰，豈有此理？爲此說者，足見胸中尙無科學及宗教之真正知識；不過信口胡言耳！設有人家中滿裝電燈，自形得意，語人曰：從此日光不復有用，可以取消矣，聞者不將嗤之以鼻乎？性律第二類，名倫理性律，有關於道德風化者，萬物之中惟人所獨具，故亦名人性。因人獨稟靈明之體，操從違取捨由我之權，故天主以何者當爲，何者當戒之諭令，印刻於人良心之中，並不強迫，使人自由或

從或違，以別功過，而後定賞罰；此類性律，凡是人也，皆能不學而知，所謂良知良能是也。譬如吾人於仰視俯察之下，特於研究科學之餘，見宇宙之間，萬類燦陳，秩然有序，千古不亂；如此奇奇妙妙各有定律，自不能不承認有一慈善無涯，才能無限之主，創造之，佈置之，保存之；且當時常主持其間，暗中調度，實力措施，使之各按性律，各循正序，達到一公共最大之目的；而吾人之對於此天地之總工程師，總經理也，自當飲水思源，受恩報本，不得不首先盡敬拜感戴及服從之重任；如此由自然之性律，推而使吾受造之人，自願守倫理之性律，以盡對於造物主之本分，是謂率性之教，或名性教，所謂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

教」乃得其真詮矣。夫倫理性律，既印刻於人良心中，故一日有人之發顯，即有倫理性律之發生；然則厥初生民，勢必即有此性律之當守，因而亦即有性教之當從也明矣。故天主教者，若祇論守倫理性律而言，實胚胎於原始之人，根據於人性，當初特名性教；然因性也，確爲天主所賦，故教也自亦爲天主所立；然則凡是人也，必有人之性者也，可不信從其教，而敬生吾人又賦吾性之天主乎？從此可知宗教之觀念，爲人倫理性律之主要，與人性同生死，可被私欲一時所遮蔽，而萬不可全行消滅。其次如三綱五常，及本章所謂之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，克己復禮，存心養性等，人對於人及對於己之一切職務，併諸凡道德間

題，均亦列在倫理性律之內。故此種問題，天下萬國，凡宗教家，著作家，演說家，往往憑天良之發現，多有討論及之者；然若不在真教之內，往往誤認萬有之真元，不考人最初之來歷，不問人最後之歸宿，不明萬物萬民之有何公共最大目的，不知行善作惡之究竟有何關係；空講道德，泛說仁義，難免穿鑿附會之說，參雜其間；如欲製衣縫裳者，收拾零紬碎錦，破衣敗絮等物，何濟於事？又如上所謂之梓人，圉人之各獻其技，雜亂無章，不能成爲宮室；觀客之游覽若干機輪之靈巧，忘察其統一連貫之處，自不得洞見全廠之工程也。獨天主教則大異於是，因其知天地人物最大之本原及目的，又知人之所以爲人，良心之所以



爲良心，性律之所以爲性律，其論孝弟忠信等道德也，言其當然，又言其所以然，提綱挈領，有本有原，散之則各有指歸，合之則總歸一向，特謂此等道義，根於人性，出自天主之聖意，故空言無補，當實踐躬行。實行者，爲誠心敬主之信士，必獲後世最大之賞報，而達到爲人最大之目的。否則爲拂性背主之罪人，必遭後世最大之惡報，而永失爲人最大之目的焉。夫倫理性律之守與不守，所以別善惡也；或善或惡，其取捨之權，天主讓吾人自己操之，此天主之不欲視吾人如機械牛馬然，而獨厚待吾人也。然天主之與人以善惡取捨自主之權者，並非是行善作惡，可以隨人之便，更不是准人可以避善從惡，實欲人自願避惡

從善而立功耳。故避善從惡，不能無罪；避惡從善，自必有功。現世既有立功或犯罪者焉，後世自不能無賞又無罰以報之。而報之之權，則天主獨自操之；其賞罰至公無私，絲毫不爽；然則行善或作惡，性律之守與不守，其關係何其重大哉！爲此按天主之教，凡爲箇人家庭社會學校地方國家而擬定規矩章程法律等情，切不可爭意氣，逞私慾，祇顧情面，專求名利；然其所最當注意者，莫如悉憑天良；蓋憑天良，卽循性律，循性律，卽中天主定律之聖意；如是遵而謹行，必邀其歡心，而蒙其遐福；則不獨後世之無窮福樂大有希望，卽現世國家之最大目的，亦可達到，所謂地方上之幸福安寧是也。吾古書曰：「天錫公純嘏，君

子樂胥，受天之祜。：天保定爾，：自天降康，豐年穰穰。：明照上帝，迄用康年」等語，其此之謂乎？倘所定規矩章程法律之中，有反背良心之處，卽與性律扞格不通，必非自天主聖意所出，自然不生效力，阻窒難行。設或藉威力以強迫之，勢必至於擾亂，且難逃上主之嚴罰。吾古書又曰：「天道福善禍淫，降災於夏，以彰厥罪。：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：天用勛其命。：今商王受，狎侮五常，荒怠弗敬，自絕於天」云云，亦其此之謂也。（按所引書中上帝及天字作天主解，特此申明）又上引古語足證吾教之道，與吾古聖賢所講者，出自一源，故不約而同，若合符節有如此者。惟天主教講之最爲詳明透切，且不致誤入歧途，蓋除

此第一種根於人性之道義外，尚有第二種超乎人性而爲天主所默示之道義以補足之，發明之，糾正之，導引之故也。

原天主愛人至極，據以上所言，其創造此世界也，位人於萬物之上，爲之主人翁；特賦以神妙可奇，常生不滅之靈魂；與以自能選決之主權；兼以倫理之性律，如孝親敬長，修己愛人等條款，印刻於人良心中，使之寄居此世，奉行弗怠，就其範圍，認其爲普世之大主而昭事之崇拜之；又使之利用天地間諸色物件，以應一切正當之要求，助其養生度日，積功樹德；俾後世能賜以至完備至純正永世無疆之福樂。吁！天主之愛人也至矣哉！不止此也。蓋其欲賜於吾人之福樂，超越尋常萬萬

迴非人本性之力所能企及；又況人之天資甚形薄弱，加以屢爲物誘所蔽，情慾所阻，故雖稟有良知良能，然每見事不明，是非顛倒，卽於敬神一道，諸多謬訛；有敬多神者，有敬邪神者，有以人物敬之如神者，有敬神不以其禮者；至仁之主，矜愍吾人，知性律之雖足以言人事，確不足以言天道；雖可以邀現世一時片面之福，確不可邀後世永常圓滿之福；總之其欲吾人達到公共最大之目的，祇以尋常之道義，銘刻於人性中，猶爲未足；於是以人性所不能推測之奧理，如天主之一體函有三位等，或雖能推測究難透晰之事理，如靈魂之不死不滅；又以敬神適宜之禮典，修成出等之良方，卽自生人之初，逐漸啟牖，親自宣佈；

另以神光燭照，使人領悟；併授以鑿鑿有憑之標準，使人能辨別真僞，不致受騙。凡天主用此特別之方法，與人作親密之交接，以傳授聖道，謂之默示。時猶太國出一大聖，名摩西，天主始命之以默示之教義教律，筆之於書；特令本國人民一例遵守。從前天主教原名性教者，今則因其不獨印刻於心性內，且又見之於書冊上，故改稱書教，亦名猶太教。自茲以往，聖賢代出，另有先知，迭次蒙天主之默啟，預言救世主之必將降來，降來之值何時期，在何地點，有何異兆，居世作何事業，如何去世升天云云，如親展目覩，一一預誌。迨至我漢朝哀帝時，天主見預定之 已至，乃以己第二位之性與人之性合而降生於世；原爲無形

之神，而兼爲有形之人，是神人合成一位；本爲萬有之造物主，乃另作人類之救世主，名耶穌，字基利斯督。故耶穌者，不可視爲單獨之人，亦不可視爲單獨之神，當敬之爲人而神；卽雖爲人而仍不失其爲神明至尊之天主也。其降生之時期，地點，異兆，又其一生言行歷史，無一不與前古聖先知所預誌者遙遙相對；足證其眞爲天主，自古所預報之救世主也。年至三十歲，親自出而宣道；顯多靈蹟，以證其道之眞實無罔。乃將書教又補足之，成全之，改良之，推廣之，大放光明，整飭教務。於是選弟子十二，令爲宗徒，另行組織教會；重申誠命，頒布新章；誰能誠心遵守，賜以特別寵恩，輔翼其守誠行善，乃可達到所謂人生最大之

目的。從此奉行其教者，獲寵特隆，因自書教改而爲寵教矣。

現今外洋所稱之加刀利克教，或羅瑪教，中國所稱之天主教，卽指此寵教而言也。寵教爲性教書教之大全，總括根於人性及超乎人性而爲上主默示諸道義，精微而顯著，豐富而簡單，雖上智不得通玄，卽下愚亦可畧習，完備無遺，盡善盡美，可以傳揚，可以發明，確不可復有所損益，或有所改變也。故天主教者本乎人性，肇建於太初，自性教而書教爲之先引，整備一切，待時機成熟，救世耶穌降來集大成而立爲普世萬民惟一之眞教。耶穌升天後，其徒首彼得曾奉派爲代表，統理教政，其餘宗徒皆遵命傳教四方，以後常有教皇教士歷代繼承，一脈相



傳，中不間斷，至今已及二十世紀。

至於教中默示之道義，特載在聖經，共分二部；救世主爲前古後今之中心樞紐。載其降前之事實者名古經；載其降後之事實者名新經。凡古新兩經之編輯者，俱蒙上主神光默照之下而筆錄之；故其所記事跡與理，決不能錯誤。故此書也，至爲神聖，實爲聖教之金科玉律，迥不可視同神仙神話等雜錄而褻慢之。惟不少玄妙難悟之處，須從真詮，不可任人隨意臆解。自誓反教祖路得等起而創自由講解聖經之說，於是伊等及從之者，任意裁刪，擅自詮釋，漸失真傳，深堪浩嘆！爲此所謂耶教或基督教中之聖經，該教中慣稱舊約新約者，多所紕謬，不足

恃也。總之欲知天主默示之道義者，自不可於他教書中徒然搜索；乃當專閱天主教中已經教長准刊，發行之聖經，或別種教理書，而玩索之；遇有深奧難悟之處，不得憑己意匠，自爲強解；尙須就正教中明道之士；然論人事，則求教於人，拜人爲師，果爲己足；若論天道，則猶爲未可，更當求教於上天之主，拜天主爲師。故於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明之大主前，吾人當承認己悟司之陋隘，智識之有限，能存謙抑之心，朝夕籲禱，求其時錫神光，啟迪而默照之；乃再加以努力考察功夫，如是則必有茅塞頓開，豁然貫通之一日，可以預卜也。

凡天主教中聖經已譯華文，可以翻閱者，如聖經直解，新經譯義，宗徒

大事錄，新史合編直講，古新史畧，聖教新史全集等，上海徐家匯南土  
山灣印書館，均有出售。

## 原文第四章 儒家求仁之方法

辨 右第四章「論儒家求仁之方法，而責耶教之言愛，泛而不實，由於不知事天事人之真諦，故斤斤然爭儀式之末而忘其大本」云。愚按所謂耶教，非純正之宗教，自不可取爲比鏡；然若考天主教之講愛與儒教之論仁，相衡之下，則竊將以聶先生之責耶教者，責儒教矣。譬如作文也，一題到手，先當知其意義，察其宗旨，考其理由；然後握管揮毫，綴辭吐語，方可得一篇有價值之文章也。倘不問題之有何意義，有何宗旨，有何理由，而信筆直書，堆砌句讀；句讀非不精美也，然能切題乎？是豈非舍本而逐末乎？蓋題中意義，宗旨，理由，乃作文之主要，

此其本也；握管揮毫，綴辭吐語者，所以發表之耳，乃作文之法，此其末也。不言文之主要而僅講其作法，能免空泛之弊乎？

今者讀是章儒家求仁之方法：曰存養，如克己復禮，強恕求仁等是；曰培植，如以友輔仁，里仁爲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知等是。方法之中，尤宜注重者，則爲孝弟云云。凡此言之非不善也，奈何不過是求仁爲仁之方法耳；而所謂仁也者，我未見有的確之界說，故不知其究竟爲何物；且求仁之宗旨安在？所以求仁之理由又如何？並未見有片言之道及；乃憑空欲人按法以求之爲之，胸中未有把握，勢必不得實行；是何異於作文者之未明題之主要，而使其下筆措詞，豈不難哉？是真所謂泛而

不實，爭其末而忘其本矣！

又本章因爲仁之方，而論及孝弟之道；引牧師之言，謂「記念先人，則供奉照相，獻以鮮花可矣」。聶先生遂怪其此乃自狹其教義，斤斤然爭儀式之末而已。竊以爲儒家所重之木主跪拜香燭酒飯等事，此非儀式之末乎？何以必欲爭之如此，宛若非此無以保存其孝弟之觀念也者？夫像之肖似所像者，莫如照相，故爲子者，每供設先人之遺照，是顯依依不捨，一見其像如見其人，以伸追慕之情耳。又鮮花者，馥郁芬芳，妍艷可愛，獻爲藻飾，是欲增色生輝，畧表敬意耳；然則耶教之所用儀式，尙有取義焉。

若夫儒家所爭之儀式，則我未見其有何可取也，譬如木主乃尺餘之片版耳，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，或夫人某氏之神座，爲子孫者供而跪拜之，竊以爲禮之大者，莫如跪拜，行此大禮之前，必先查明先人之神靈究竟憑依木主與否，如其否也，則對此片版，拜跪稽首，豈不愚甚？如其果來憑依也，則試問有何証據？且何等人之神靈必來憑依？設或有作姦犯科者，迨辭世而去，其靈亦來憑木而受其子孫之膜拜乎？倘無確實証據，而信神靈之來附，此非迷信乎？至於供獻酒飯一節，尤屬可笑；蓋酒飯所以供生人之飲食也；請問人既死之後，仍需飲食歟？抑無需飲食歟？如無需飲食也，而猶作此無謂之舉，虛妄至極；如仍需飲食

也，則爲孝子者，既欲事死如事生矣；何以事生乃一日三餐，事死則必待歲時伏臘，方有供獻？何以歷一年之久，任先人飢渴難堪，不使其有滴水粒米之沾唇？而曰是乃厚之至也，又曰此爲培養其孝友之情，忠厚之德之最善方法；噫！其然，豈其然乎？凡此等乖戾悖謬之俗尙，文明之國，理應革除，且當嚴禁；所當除禁者，非孝親之心，亦非孝親之禮，然孝之不以其道也。蓋孝之不以其道，乃似孝而非孝，倘先祖復生，亦必深惡而痛絕之矣，以上乃儒教之論仁也。

今試觀天主教之講愛如何；夫愛有邪正，當愛者而愛之，愛之而又合乎理義，是謂正愛；否則謂之邪愛，俗言私愛，偏愛，溺愛，濫愛等是也。吾



教所講之愛，乃指正愛。釋之者曰：愛也者，乃吾人心中所發向慕天主，及向慕世人之性情，所謂愛主愛人是。愛主之故，因其本身至極純粹，美麗絕倫；又加以待人至厚，生養保存，慈祥莫比，施惠無窮；天主先愛吾人如是，人心非鐵石，能不還愛之乎？愛人之故，因其俱爲天主所生養，天主爲衆人之大父，故我與人均屬弟兄輩，孔子所謂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一語，與此意不約而同；惟孔子僅言其當然，不如吾教言其當然，且又明其所以然之更爲透切耳。據是，洵可謂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隊，凡有血氣者，若念其同爲天主生造，同具靈明之性，同爲現世行善避惡，而達到來世人生最

大之目的，則無分畛域種族，階級職業；且無論生活狀況如何，自當一視同仁，同舟共濟；此之謂平等，此之謂以天下爲一家，此之謂博愛。此天主教教士奉耶穌救世主之聖命，所以至五洲萬國，勸人同奉一教，而該教之在外洋，稱爲公教者，亦以此也。然若觀天主之亭毒世界，措置咸宜，其統治人類，尤顯其明智，務欲普世億兆人民，得以相生相養，互相輔助，故使其爲人則同，而使其爲人之道則不一，分親疏遠近，長幼老少；有在上者，有在下者；有勞心者，有勞力者；各有秩序，無容混亂。念及此層，則知雖人人原在當愛之例，而愛之確不可一無差等，故待之自亦不能全然一律；如待親者近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疏者遠者；待

疏者遠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親者近者；待長者老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幼者少者；待幼者少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長者老者；待在上及勞心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在下及勞力者；待在下及勞力者之道，不可以之待在上及勞心者。從知天主教常訓人孝親敬長，養老育嬰，濟困扶危，救災恤難，凡遇各等之人，總須愛而待以各等人之道，莫不根據於此。豈可謂泛而不實也哉？

又因此而知所謂共產及過激等主義，不分大小上下，欲使人人受同樣之待遇，借平等之徽號，背平等之真詮，名爲愛人，實則害人。俄之覆轍，可爲龜鑑，此吾教之所以特行嚴禁者也。

總之天主教之講愛也，愛之資料，曰天主，曰眾人，指定切實，並不浮泛。愛之理由，愛天主者，因其爲眾善之原，無窮可愛，故爲其自己而愛之；愛人者，非祇因人自己有所可愛，特因其爲天主所生所愛，故爲天主之故而愛之；譬如有一心腹之友，我愛之，我不得不愛及其子女傭僕也。愛友者，果爲友自己之故，愛其子女傭僕者，未必因子女傭僕自己之故，實因我友之故耳；所謂愛屋及烏即是此意。據是以推，愛主愛人，雖分兩支，實屬一愛。猶如一樹兩枝，而同出一根也。蓋愛主者，必愛主所愛之人，否則不得爲真正愛主；愛人者，必愛人所由來之主，否則不得爲真正愛人；二者相維，不得偏廢。至於愛之宗旨，愛主，務使箇人各

達到人生最大之目的，此目的，即來世無窮圓滿之福樂；而此福樂非他，即得享見天主美妙絕倫之性體，而與之對越神交，謳歌愛戴於無疆世，此上第二章已言之矣，茲故不贅。惟既欲與無窮可愛之天主親密而愛之於來世，先宜愛之於現世，此理之所當然也。愛人，是彼此相助，務使人人皆達到此人生最大之目的，此之謂求公益，此之謂求實益。除此以外，我未見別有所謂公益及實益之更當求也。論愛之秩序，天主爲萬有之先有，眾善之至善，故當首先愛之；而愛之又當超乎萬物之上。次及愛人，而愛人自當先親後疏，由近及遠；故孝愛父母，應推第一云。凡閱以上所論愛之意義，資料，理由，宗旨，秩序等情者，則其胸

中，何謂純正之情愛，諒必有所把握矣。然紙上空談，猶無濟於事，尙須施諸實行，方見真忱。惟欲施行，非用良法不可；於是吾教既以愛之正道講明之後，又從而曉示施行之良法焉。

其良法之總綱，不外乎天主十誠及神形哀矜也。所謂天主十誠者，因國家所定之法，謂之國法，而此十誠乃天主所定；當其生人之初，即默印於各人良心中，是爲性律，即天主教之性教時期；詩云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」，其此之謂乎？其後又於西乃山嶺，赫然示威於義撒厄爾。

（按猶太國民，原稱義撒厄爾，蒙天主特寵，得存眞道，且邀其默示，預知救世主耶穌當自其後裔中降生於世，後耶穌果然降來，傳道訓人，

繩愆糾謬，不料猶太人居心桀驁，不肯容納，且多猜忌，積恨日深，卒以之釘死於十字架上，然耶穌死後不久得慶再生而益顯其榮耀，其新立之教會卽從此起點而日益推廣，彼猶太國民，背恩負義，反被天主屏棄，家破國亡，至今尙未有恢復之望也，（民衆之前，公頒誠命，且勒之於石。又諭首領摩西氏製定敬神禮典，通告百姓，世世遵守云。（見古經出谷記第十九及二十章，又古史畧卷三第七及八章，）從此性律且成爲教律，不僅藉天良之感觸，且有字跡之可憑；律也既較爲昭著，守之更不可游移，此爲天主教書教時期。自耶穌降來，將書教古律，又從而改良之，補足之，定立新規，益形龍異，是爲天主教寵教時期，以

上可參觀上第三章。龍教至爲完美，較諸性教書教，雖特於禮儀節文之中，多有損益；然若夫十誠，並未有絲毫之更變，十誠大綱如下：一、欽崇一天主於萬有之上。二、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。三、守瞻禮之日。四、孝敬父母。五、毋殺人。六、毋行邪淫。七、毋偷盜。八、毋妄証。九、毋願他人妻。十、毋貪他人財物。以上十款，可以一愛字蔽之。蓋前三款所以示愛主於萬有之上也；後七款所以示愛人如愛己也；故凡能全守天主十誠者，獨得愛之正鵠，且又見愛之真忱矣。

至於神形哀矜者，乃總括諸凡慈善事業之名稱，行此事業，概爲本人毫無裨益，自不得爲營私攬利起見；然惟推上天大父好生之德，因而



博施濟眾，惠吾同胞，所謂因愛主之故而愛及吾人也。夫人具肉體，又稟靈魂，二者均當愛護；愛護靈魂，謂之神哀矜；愛護肉體，謂之形哀矜。神形哀矜，各分七類，其目如下：一訓誨愚蒙。二善勸同類。三安慰憂苦。四責人過失。五寬恕仇人。六曲諒柔弱。七爲人祈禱。此神哀矜之工也。一食飢者。二解渴者。三衣裸者。四顧患病及囚禁者。五舍露宿者。六贖被擄者。七瘞埋暴骨者。此形哀矜之工也。觀天主教所以在東西各國，傳正道，播福音，開義學，訓貧民，設立男女孤兒，養老，濟貧，殘疾，瘋人等院，無非欲以神形哀矜諸工，躬行而實踐之耳。以上乃天主教之講正愛也，何其實而不泛歟！何其重精神而不僅尙形式歟！何其先究其本

而亦不忘其末歟！洵如一篇有價值之文章，意義精確，詞句明晰，有主有賓，通篇連貫者也。試問儒家之論仁，有如此乎？此愚之所以謂將以聶先生之責耶教者，責儒教耳。（又誰欲詳悉天主十誠及神形哀矜之講義細節者，請閱徐家滙土山灣出版之 十誠直詮， 十誠勸論，哀矜行詮， 教理詳解等書可也。）

## 原文第五章 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

辨 右第五章以耶教離人事以言天道之誤爲題；然讀本章首句曰：耶教以事天教人者也。夫既曰耶教事天教人，足見其未嘗離人事也。況其教果亦訓人順從父母之命矣，且開辦醫院教育等慈善事業；凡此種種，非人事乎哉？然則責耶教之離人事，似與事實不甚附合。

又所謂耶教，非指真正耶穌所立之教，乃指路得製造之誓反教，見上章在中國冒稱爲耶教者；愚曾詳究該教之來歷，及其教義，確知其誤點，不在離人事以言天道；然卽在其所講之天道，離天道亦遠甚；如本章所引該教之言曰：「信耶穌者得永生，得入天國，坐於耶穌之右手，

迨末日審判，信者得種種安富尊榮；不信者受種種罪苦刑罰，雖義人不赦也。；又以爲有信仰則萬事俱足，上帝能自由禍福人，其條件以信否爲從違，不以功罪爲標準云云。」此不啻教人恃耶穌爲護身符，雖偷閑苟安，爲非作歹，仍得賞報；誣上帝以黑白不分，濫加刑賞之罪，是豈耶穌基利斯督所傳之天道哉？却是馬丁路得所創之邪說耳。夫路得爲人倨傲，矜奇好勝，將歷十六世紀所傳行之新經，或譯新約任意臆解，全失耶穌之真傳，有路得之手筆，可以爲證。

本章謂「彼著新約者，雖曰述耶穌之言行，實參以己意，演成種種謬說，而甚昧於耶穌之旨者也，」粵稽真情，所謂參以己意云云者，並非

彼著新約者之所爲，實卽此路得及其教徒等抱自由釋經之主義，以致宣講新約。各參私見，演成謬說，千端萬緒，豈徒上所引一二端而已哉？譬如路得於一五二一年八月一日致書於知己梅耶東曰：「汝爲罪人乎？罪儘可多犯，惟信仰耶穌，益當懇切；蓋耶穌爲得勝罪惡死亡及世界之大將也，不拘何等罪孽，卽日殺千人，日淫千女，亦不能使吾人與耶穌分離；汝其思之，信友何其欣幸哉！若有信仰之心，雖神奸巨蠹，自願失落靈魂，亦不能失落云云。」 De Captiv. Babyl., Opp. lat., V. 55...59. 又語人曰：「飲酒賭博戲玩之中，有時應當寬縱無節，以示仇恨魔鬼之心云云。」 De Wette. IV, III, 188. 路得以爲自古相傳之

羅瑪教會，

即天主教

盡屬錯謬，懷眾人皆迷，惟我獨醒之心，竟不自量力，欲

改弦而易轍之；於是專憑意匠，臆造此等誨盜誨淫，傷風敗俗之說，以蠱惑鄉愚；時教皇良第十，先行勸戒，見其執迷罔返，卒乃逐之於教外；蓋其纘承耶穌委托之重任，理應保衛正道，維持風化，有不得不如此者。詎路得剛愎自信，不知悔悟，反又變本加厲，別立一教，誓死與羅瑪教廷爲難；不獨搖唇鼓舌，且動筆揮毫，發刊謗書，極端訕毀。

聶先生謂「馬丁路得痛教會之暴橫專制，創立新教會，以與之抗；舊

教會

指天主教

竟加以種種逼迫云云。」夫路得之痛恨羅瑪教會，擅立教

門，以與之抵抗，此果實有之事。然以教皇憂邪說之惑人，出而嚴行禁

阻，遂謂其暴橫專制加以逼迫等情，是豈秉公之語也哉？竊以爲不獨聶先生一人言之如此其失實，吾國文人學士多有下同樣之評語以攻擊所謂舊教者；且每見近年來所編之教科書等論及外洋宗教，往往稱路得爲宗教革命之大英雄，大人物，併謂新教方興未艾，舊教日益衰微云。此等論調，不禁令人噴飯。吾華人多有信之者，是皆不足爲異；蓋吾國能翻閱西文而研究宗教者，除吾天主教華教士西教士不必說以外，其餘寥寥無幾；大抵僅恃譯本爲已足。惜各地坊間書肆所刊行之譯本，凡關宗教問題，概被通英語者，自英國誓反教人所撰之書中摘譯，勢必多參杯弓蛇影，海市蜃樓，誣羅瑪教會之囑語。吾華人之不

諳西文，又不與吾教教士等接洽者，無從查究；遂致扣盤爲日，指鹿爲馬，真假不分，以誤傳誤，有何異乎？幸路得所提倡之怪道新說，其原著尚在，可以爲憑，徐家匯教堂藏書樓中亦有存焉。又凡名人痛駁路說之書，亦莫不備置，倘能取而讀之，則斯人也果爲改良宗教之偉人歟？抑破壞真教之罪人歟？是不難水落石出矣。

又本章所述仇殺教爭等情，其中不少誤會之處，爲吾教中名譽，能有極大之影響；故不憚煩瑣，進而申辯。愚曾考諸外國歷史，爲宗教之故而演成爭鬭殺戮等慘劇，果有其事，無庸隱諱。惟宗教有邪正之異，爭戰有理直理曲之別，殺戮有殺者及被殺者之不同；豈可涇渭不分，一



見教禍，遽而一例歸咎於任何宗教乎？夫「肆逞淫威，誅戮也，以不同信仰爲名，雖婦孺亦不得寬貸云云。」此種野蠻之舉動，悖理之情由，確是回教人之所爲。見下文

若夫吾天主教，至純正，至仁厚，凡誠心信奉者，莫不勉力行善，謹守天主十誠，見上章以顯其愛主愛人之真忱，安有胆敢犯如此不仁不義與教旨適相反背之罪孽哉？從古以來，確未之前聞，即自今以後，亦必不能，有可斷言也。反是，吾教中人之因堅持正道，不肯阿順曲從，而糜軀碎骨，被人慘殺者，自古迄今，不止億萬計。有爲仇教而行兇，有爲殉道而見殺，此兩等人，功過不同，豈可混言殺戮，而不分其誰爲兇手，誰作

犧牲乎？

所謂「十字軍之興，前後數百年，殺戮無數計云云。」查外國史，知十字軍興於一千零九年至一千二百七十年爲止，前後共一百七十餘年，並未聞有數百年之久。時中國所稱之耶教，尙未出現，故十字軍之組織，果屬天主教會中人；其所以發起之故，因回匪猖獗，日形激烈，霸佔日路撒冷之聖京，褻瀆耶穌基利斯督之聖墓，肆意滋鬧，四出焚燒；藉仗武傳教之威力，迫令崇奉耶穌之正教者反背之，而歸附謨罕默德之邪教；如有不從，殺之無赦；於是虐殺天主教人，實繁有徒。聶先生所引「殘酷刑罰，慘無人理，以實行其不信者雖義不赦之言，殺

戮無數計；所誅戮者，不以善惡爲名而以不同信仰爲名。一等情，本是回教人對待天主教人之手段；凡通西文而涉獵西史者，無不知之。乃先生竟遷怒於舊教會，及十字軍即天主教會中人，冤莫大焉！夫先生之誤會，必因無從查究宗教信史之故，猶可原諒；然吾國人士之讀先生之書者，必將視爲金口玉言，而深信不疑，則損害吾教之名譽者，其關係豈淺鮮哉？

當時回匪如此仇教，橫行不法，觸犯眾怒，激成公憤。歐洲各國信教君王同聲致討，組織聯軍，大張撻伐；凡士卒各以赤十字標於右肩爲符號，軍名十字，即以此也。十字軍之出征，共計八役，專以掃除妖逆，恢復

聖京，保存聖墓，援救教民爲唯一之目的；理直名正，是義師也。兩軍正當交鋒酣戰之時，雙方必罹血濺肉飛之慘，言之果痛心；然究竟是誰之過歟？昔者商湯之放桀，周武之伐紂，誰不認桀紂之罪，而感湯武之德哉？譬如家與家相訟，不可曰有家而興訟，故凡家概當棄；國與國相戰，不可曰有國而宣戰，故凡國概當滅。乃有時教與教相爭，豈可曰有教而起爭，故凡教概當忌乎？所謂因噎廢食，不亦愚之甚哉！

又按西史，在天主教會中，有反教或從異端而被押監禁，以致受刑而斃命者，果不乏其人。然此應歸政府負責，與教會不相干涉。蓋前西國有以天主教定爲國教，朝野一心，虔誠信奉；反教或從異端者，視爲違

犯國法；此等人每不安分，煽惑人心，陰謀不軌；故政府從嚴懲治，以爲除暴安良之計。試問有何不可？且用刑之前，教皇或主教每勸君王治背教叛亂之罪，與其從嚴，孰若從寬之爲愈；而有時伊等不遵聖諭，處罰過嚴，是豈教會之咎乎？

或曰：每見信教者，恃教恣橫，目無法紀。如本章所謂「挂名教籍者，大抵以信教事天，自解自恕，多假借法律以行其侵奪，託名公理以施其強暴，以造成此巧詐私利，愁慘酷毒之世界云云。」愚按聶先生曾與耶教徒周旋晉接；然考其書中前後所說，確知其所與周旋晉接之信徒，是信冒名之耶教，非信真正耶穌所立之真教；故其因經驗所得，

而曰挂名教籍者，造成此黑暗世界云云，原不足爲怪；因此冒名之耶教，本屬路得亂世之邪說耳；若誠心信奉真正耶教，即天主教者，截然不同；望先生以前研究僞耶教之用功，轉以研究真耶教；且如前之與僞教信徒周旋晉接者，轉而與真教信徒周旋晉接，不久自能明兩教之優劣真僞，既甚懸絕，則因此而培植之信友，及造成之世界亦必大不相同也。

然挂名於吾天主教籍上而恃教欺人者，勢亦難免，固亦不可否認。然此等人在吾教中必係少數；因按吾教之律，僅挂名受洗，信仰耶穌，不足爲信教；尤須安分守誠，實行耶穌愛主愛人之聖訓，庶乎其可。故或

有恃教欺人等不安分者，則其信教，有名無實，不得爲信徒。然則豈可因若干不守教規之假裝信徒，而卽斷全教會之腐敗乎？設有某工廠，規模宏大，規例森嚴，素有聲譽；廠中工人三四千，昕夕操勞，相安無事；有參觀者，偶見工人數名，性情惡劣，舉措乖張，出而與人語，不言所見之工人不守規則，逕曰該廠之內容，毫無規則可乎？

所云「歐美民俗，子女對於父母，止有遺產之希望意，而無事養之責任心，何以故？教義之流弊，遂啟薄視其親之漸云云。」夫不肖之子女，到處有之，雖聖賢如堯舜，亦不能免；倘見歐美偶有如此無父無母之子女，而斷曰「歐美之民俗如此，是亦如上所謂參觀工廠者出而語人

之言，無以異矣。設歐美果有此種陋俗，而曰此乃路得等新說之流弊，有未可知；若曰此乃耶穌真教之流弊，爲此說者，足見其該教之教義，尙未得一線之光，而信口胡言也。

後聶先生所引基督徒或耶教徒，不知注重孝道，違背耶穌之本意等情；蓋先生所引之基督徒或耶教徒，久已失耶穌之真傳矣；故違背耶穌之本意，自然之理，曷足爲異。然保全耶穌真傳之教尙在，請先生審察之，觀其是否有以孝道爲無足輕重者乎？

茲姑辨先生論儒者之言事天愛人之道。夫儒者旣言事天，則當以天字先行切定，是彼蒼者天之天乎？抑別有所謂天乎？究有靈乎？或無靈



乎事之者其理由安在？方法若何？宗旨又若何？凡此自當詳細指示，令人遵守；不料讀先生下文所陳工夫，如存心養性，克己復禮，以致齊家治國，庶政百端，隨之而舉云云，無非是修身待人之常道，不出乎與世周旋之人事；事天之究作何義，卒未見有何發表。然則聶先生之責耶教以爲離人事而言天道之誤，竊亦可責儒者之離天道而言人事之同爲誤矣。

或曰推聶先生之意，以爲人事即是天道，所謂「天命人事合一之理。」又曰「天國即在方寸。」故一言人事而天道卽在其中矣。洵如是，則何爲而責耶教之離人事而言天道哉？蓋耶教者豈亦不可曰天道

卽是人事，合而爲一；故一言天道而人事卽在其中乎？然則天道是天道，人事是人事，果不可混合而爲一也。

又按儒者所言人事，其最大之目的，不過治國平天下；然而有孔子之聖而道不行，則國何以治？天下何以平？可知以治平爲目的，雖聖賢亦不能卜其必然達到；即或達到國治而天下平矣，惜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盡現世之人，不分貧富貴賤，智愚善惡，終必至於冥然瞑目，一命嗚呼而已，則治平之福，誰其享之？向之所行存心養性等工夫，豈不徒勞無益乎？可知以治平爲目的，雖能達到，亦等泡影；然聶先生曰：儒者之言人事，從其大體而務其本者也；愚確不知其所謂大體也，所謂本也，

果安在哉？

總之耶者儒者，或論天道，或講人事，或以天人相合，或以天人相離，各有所是，各有所非，言詞朦混，意見紛歧，多所穿鑿臆度之語；並無一切實永久可恃之結束，以爲人生最後之唯一總大目的；此何以故？蓋皆飄泊在迷離雲霧之中，未見純正宗教之眞光耳。惟吾天主教，獨得眞光燭照，認理最明；其所講之道，悉按宗教之實義，見上第二章總括人與神交際之間，所有一切道理及規誡也；所謂神者，乃獨一無二，至聖至仁，全能全知之造物主，簡言之，天主是也。故宗教也者，可謂受造之人與造物之主交際之道，有互相對待之關係。天主之對吾人總操宰制刑

賞之權能，吾人之對天主各負崇拜服從之責任。夫人之對於造物主本身，既負當盡之責任，則人之對於造物主所造與我同等之人民，及與我不同等之庶物，亦必有責任之當盡，及規例之當守也明矣。故我之爲人也，廁在衆人之中，介在天主及庶物之間；我一人如此，其餘人亦無不如此；上對天主，有對天主之道，左右對人，有對人之道，下對庶物，有對庶物之道；人對主，主對人之道，可謂天道；人對人及對物之道，可統名人事；從知不爲人則已，不談宗教則已，欲爲人也，欲談宗教也，自不得離人事而言天道，亦不得離天道而言人事；天人固不可混合爲一，然亦不得相絕而彼此脫離關係也。凡誠心欲求真道，而翻閱

前章所提徐家滙土山灣發售之天主教中書籍者，自能知余言之不謬，而見該教之大經大法，至爲完美；天人兼顧，如天地之大，包羅無遺，不紊不雜，相屬相聯，急其大而不遺其小，務其本而不捨其末；於情恐有以爲矯情而非自然，於理必無所扞格而不可達，可以正耶教之錯誤，而補儒教之不足也。

至於所謂「爲禮教派所斥，復爲科學家所屏，終至爲社會運動者所絕，至可惜也」云云，「竊以爲凡此遭遇，不足證教之邪僻，故不必挂懷；譬有一正人君子於此，爲輕薄少年所棄，爲劣紳地痞所不容，是豈斯人之過歟？故如所斥所屏所絕者是邪教，則斥之屏之絕之也固宜而

不當惜。若所斥所屏所絕者是正教，則必不因之而受害，何惜之有。然爲禮教派科學家及社會運動者，見有寶藏在前，因不識其爲寶藏，而棄之如敝屣，是甚可惜！然則吾人所最宜注意者，不在乎觀一教之爲人所斥所屏所絕與否，乃在察其是正與否；今以耶教而論，當察其真是耶穌所立者歟？抑不過冒其名者歟？

## 原文第六章

因果感應說與救主贖罪及最高權賞

### 罰說

辨 右第六章篇幅最長，先引儒與佛論因果之說曰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；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；禍福賞罰，必以善惡功罪爲標準，是以善惡功罪爲因而感之，禍福賞罰爲果而應之。」此說誠爲中外古今之通論。莫有敢否認者，惟缺而不全爲憾事耳；蓋人無有自賞自罰之者，乃吾人既認有賞罰矣，即認吾人之不能自主，而必屬於能賞罰我者，此能賞罰我者，必操賞罰之權也明矣。

試問此操賞罰之權者果爲誰，是人乎抑超乎人之上者乎？是人也，則人中握至高之權者，莫如國之元首；然元首能盡國之善人而賞之乎？能盡國之惡人而罰之乎？勢必不能。然則必有一超乎人之上者，操賞罰之權矣。其權當是至高無上，又須德能無限，智識靡窮，大公至正，庶幾能使用其權，必盡天下之善人，悉照各人所行之善事而賞之，必盡天下之惡人，悉照各人所行之惡事而罰之。

試又進而問其賞罰也，是在現世乎？抑在來世乎？是在現世也，則何以曠觀寰宇生民，每有巨慝元兇而身膺富貴，且其子孫竟有爲帝爲王者耶？每有忠臣志士，反處貧賤，且其子孫竟至滅踪絕跡者耶？何以遇



水火兵疫年荒地震等災，死亡枕籍，不分君子小人一例遭難耶？何以狡猾者諸多順利，誠實者動輒得咎耶？何以強權竟能得伸，公理反被屈抑耶？若此不平之境遇，比比皆是，能曰無賞罰乎？則又不可。可知所謂賞罰者，不能在現世而必在來世，不亦明如觀火乎？按上第二章所說，人之行善作惡，各自主之，方其寄生於世，善惡未分。如在試驗之場，理當及時積功樹德，原爲人生唯一之要務；迨至瞑目而逝，功過乃定，於是福善禍淫而報應之時，從此開幕矣。蓋人皆有死，死者乃靈魂離棄軀殼，如蟬之脫蛻；從茲善者受賞，惡者受罰，此卽人之肉身雖死而靈魂不死之一大明証。非然者，現世不見賞罰，來世又無從賞罰，是有

善惡而無賞罰也，公道安在？豈有此理？

夫既知賞罰之必在來世，尚有未足。又敢問其賞也何如？罰也何如？賞也罰也，各有限期乎？抑無限期乎？又果能無善不賞，無惡不罰，而絲毫不爽乎？且既以善惡功罪爲賞罰之標準，則又不得不繼而問曰：然則善惡功罪之標準爲何？以上各條疑問，有關匪淺；如不講賞罰則已，如其講也，可不首先考慮乎？惟天主教按性律及默示之道，性律默示見上第三章逐條晰解，最爲確切；而儒者佛者，不過囫圇吞棗曰：「因果。」曰：「感應。」曰：「賞罰。」曰：「禍福」而已。以上問題，未見討論，此愚之所以謂儒佛之缺點也。

譬如本章二僕之喻，「其一人終日頌揚主人之世德，畏其威力，而服其奇才異能；而於本分應盡之工作，怠而不修；」聶先生以爲此僕也。賞之不宜。愚以爲此僕惟知諂諛，何用之有，不獨賞之不宜，且驅逐之可也。「其又一人，則工作爲謹，至於主人之家世之母德之威權之才能所不問也；」聶先生以爲此僕罰之也亦不宜。愚則竊有疑焉；蓋所謂工作爲謹云者，猶須觀其爲誰而工作，所作之事如何；倘其爲己箇人之利益，或爲己家族親友之私託而工作，所作之事，又不合主人之心意，併不稱其門楣風光，則雖施其手技，力行不怠，曰：我從事實經驗上用工夫，試念此人居主人之室，食主人之糧，受主人之酬給；其日

中勞力，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主人；主人所欲爲者不爲，所不欲爲者偏爲之，此等僕役，其對於己對於己之家族親友則善矣，對於主人可謂盡職乎？責而罰之，誰曰不宜？

設別有一僕，雖乏才學，確多見識；其至某家服役，不肯鹵莽從事；非一聞有工資之酬給，頃刻即諾。先探訪該家主人翁姓氏，住址職業，其人性格如何，家道如何，當服役者何事，工資若干等情。嗣確悉此翁爲人豁達大度，醇厚溫良，雖負奇才異能，常能謙躬自持，毫無倨傲情態，家甚貴顯，頗有威權，從未濫用，遐邇咸欽，所許工價超越尋常；於是欣然一躍而去，自願効力，以爲如此主人，爲之供役奔走，雖無酬報，亦所甘

心乃竟加以若是之酬勞，是出於主人之厚意，併以顯其公誼也。自然益覺奮興，不獨空費唇舌以頌揚主人之世德才能而已，且以表白己之誠心，揚主人之家世，畏其威力，服其才能，報其恩德，加意努力，勤盡僕役之職，一心專爲主人而工作，惟主人之命是從，不知有己，徒知有主人，務使於日常起居動靜之中，晉接往來之際，諸事周備，措置咸宜，不失主人之體面，且更增其榮譽也。請觀此人之爲僕也，較前二人，優劣如何，不難分辨。

須知凡人在天主前皆僕也；僕者除勤惰惟各人自主外，其餘一切：如所居之房屋，所用之物件，概非己之所置備，故不得自主也。乃人也，除

善惡能各自選決外，

所謂自主權見上第二章

餘亦不能自主。設問我之能誕生與

否？生於何時何處？是男歟？抑女歟？生後能長成與否？壽之長短如何？一

生之遭遇如何？我能自主乎？曰不能。又我體質之或強或弱，面貌之或

美或醜，四體之或全或缺，我能自主乎？曰不能。我務農，望秋收之豐裕

也，我經商，望生意之發達也；我讀書，是求學而望爲有用之人也；我行

醫，是治病而望起死回生也；我能自主乎？曰不能。我早晨而起，必欲至

暮夜而得安寢；或暮夜而寢，必欲至早晨而重得起身，我能自主乎？曰

不能。噫！卽我胸之一呼一吸，我脉之一動一靜，飢渴之於飲食，寒冷之

於衣服，要皆不得自主。尙有無數生活之狀況，及環境之變化，非人所

能逆料者，吾人自不得獨自主之；卽我親生之父母，其對於自己之性命亦必不得自爲主，況其對於我爲子者之性命而竟能爲之主乎？勢更不能。或曰：父母生我，此其非爲我之主乎？予曰：父母生我固也，然其所以生我，斷非獨恃其人力所可能，此理甚顯，取譬卽明。凡人能自主而所行之事，必洞悉此事之竟委，且能自由處置，如有機匠製報時鐘一具，其中方圓大小長短一切緊要物件，莫不知其多少尺寸厚薄粗細；又須知各物如何銜接，如何相配，如何使全機能活動報時；如器械中有所窒礙，可以隨時隨意更易修理，如是則該匠之對於此時計之造作也，可曰自我主之。乃父母之對於子女之生存也，其身體之有何

質料，骨肉之如何結構，血液之何以能川流不息，百骸之何以能配合得宜；又其所以能生活之理由，及所以能視聽知覺運動思想好惡之原則，請問父母知之否？曰不知也。又父母誰不欲子女之生長於世，然多遇有死於胎中者，或產生後卽氣絕者；父母能任意復活之乎？曰不能也。倘見新生兒之肢體有殘缺者，父母能自由修補乎？或調換之乎？曰亦不能也。夫不佞言此，非存絲毫輕視父母之心，（按吾教教義，天主生人，除原始祖外，餘皆取父母之血肉備一軀體，賦以靈魂，遂合爲人，同時卽托付父母以生養顧復教育管理子女之職，使其在家庭中，作己之代表，故爲子者除欽敬天主外，極當孝事父母，蓋孝事父母，亦



所以顯其欽敬天主之眞忱，如徒托信仰天主爲名而不盡孝道，則不獨爲父母之逆子，且更爲天主之罪人也。

惟欲以證明父母之於子女身上，既有多所莫明其妙，及不能隨意措置之處；足見其獨特人力，有所不足，而不得全然爲之主耳。從此人之爲人也，其生長死亡，康強疾病，遐齡夭壽，順適困頓，及一生不測之境遇，自己不得作主，卽父母亦不得主之，然則誰爲之主哉？必也其全能全知，旋乾轉坤之天主乎？天主爲人之主人翁，此卽所謂超乎人之上，操賞罰之大權，能降祥降殃，福善禍淫者也；所謂其賞罰往往不行於現世，而必行於來世者也；所謂能盡以善人善事而賞之，盡以惡人

惡事而罰之，一秉至公，不差累黍者也。且其賞也以極相當之幸福，

即人

生最大最後之目的參觀上第二章

其罰也以極相當之苦刑；而此幸福苦刑，要皆無盡

期者也。又其禍福賞罰不以生前之貴賤貧富，智愚強弱等爲依據；然悉以功過善惡爲唯一之標準者也。

今如欲知功過善惡之標準安在，則愚敢實告之曰：夫天主旣爲人之主人翁，人即爲天主之僕，故欲知人功過善惡之標準，不必外求，即在爲天主之僕之職能盡與否而已。盡則有功而爲善，否則有過而爲惡，此必然之理也。然何以知其盡職歟？曰是不難知。憶上曾設爲僕之喻有三：其第三人，竊以爲最能盡職，何也？蓋其獨得爲僕之道耳。爲僕之

道，不僅在畏主人之朴責，或圖主人之酬報而勤於工作，更非爲箇人之私利而力行不怠，乃在爲主人作指臂之助，不憚煩勞，惟主人之裨益是求；其所最要者，尤在諸事迎合主人之意願，而不敗壞主人之名譽；爲僕之道，不外乎是。其第三人能實踐而行，此之謂盡職，卽盡人僕之職。今吾儕爲天主之僕，如能以其行於人主者，行之於天主之前，則亦可謂盡主僕之職矣。

或問：洵如所言，盡人僕之職，其最要之點，在不得自便，諸事當迎合主人之意願；則欲盡主僕之職者，更其不得自便，諸事當迎合天主之意願矣。然而天主無聲無臭，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其意願焉得而知

之乎？曰：一國之元首，其聲音笑貌也，通國豈得聞見乎哉？然其所抱治國之志願，通國確得以知之。試問何以知之？亦惟觀其施行之政事，讀其准定之法律，誦其諸文武百官之佈告訓令等而已。孔子所謂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，即是此意。竊按天主教之道而解之曰：四時不能自行，百物不能自生；今見其行焉生焉，卽由果推因，由果然而推其所以然，卽知四時之行，必有命之使其行者；百物之生，必有命之使其生者，此命之使行命之使生者，必遠超乎四時百物之上而爲之主；孔子謂之天，而吾教謂之天主是也。夫四時之行百物之生，確出乎天主之命，既出其命，豈能無深意寓於其間乎？故凡人見四時之行，

百物之生，一加考察，雖不聞天主之言，即可推想天主命意之所在焉。從知天主係神體，其聲音笑貌，非吾人肉目所能見，肉耳所能聞；然其聖命聖意，從其所表現之實跡，吾人果可以知之；如上所言國家元首之志願，可以從其所表現之處知之，其表現之處有三：曰政事法律及百官之佈告訓令是也。

天主命意表現之實跡亦計有三：一曰造化之妙工也，觀此莊嚴燦爛之世界，物類紛紜，井然有序，必有一公共最大之目的，爲之柱脚，既有目的，即非偶然；既非偶然，即有主見，除非智識靡窮之天主外，孰能出若是之主見乎？參觀前第二章第三章二曰各種合理之律法規條也，如物理性律，

良心，國家律例，真教規誡，古新聖經真詮，救世主耶穌降來親傳之聖訓，親定之規則，親立之教會等等，以上無一非間接或直接出乎天主之聖意。

參觀前第三第四章

三曰各等尊長之訓諭也，如父母之於家庭，師傅之

於學校，官僚之於地方，總統或君王之於國家，教皇及教長之於教會，皆受天主之托命，負管理之重任；故所出訓諭，屬下者概當視之如天主之聖旨而奉行維謹；惟遇有不合理之訓諭，則不在此例。吾國經書曰：「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，命不易哉。」詩周頌敬之篇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書泰誓中篇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。書湯誥篇天命之謂性。中庸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詩周頌成命篇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詩大雅大明篇惟天子受命於天。禮表

記篇故大德者必受命。中庸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寵

綏四方。

書泰誓上篇

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

論語先王克謹天戒。

書胤征篇

先王顧

諫天之明命。

書太甲篇

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

論語「經書類」是之句，不計其

數，其中天字及上帝之稱，顯作天主之解，因此可以証明吾國古代人

民雖不見天主之聖顏，然亦承認天主果於無形之中，監臨申命，與吾

教之道，不相出入。由是以推，欲知天主之聖意，易如反掌。惟知而奉行，

是爲難能；難能而仍奉行，是爲盡主僕之職，此之謂有功而爲善也。如

是乃可達到吾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，

見前第二章

則雖不求賞報，而賞報

如響之應聲而自至矣。設或畏難苟安，不顧天主之聖旨，一味任情逞

欲濫用吾人自主之權，是爲大不安分，此之謂有過而爲惡也；則雖持名教籍，言必稱耶穌，終日頌揚其功德，而求免後禍，後禍亦必如影之隨形而不得免也，可不懼哉！夫爲人之僕，本是賤役，然爲至尊天主之僕，貴不可言，吾國諸位同胞乎！吾儕皆蒙天主不棄，忝爲其僕，以蕩蕩浩浩，高高在上，監觀四方，天地萬物之大主宰，甘爲吾下民卑微至極之主人翁，何其榮幸歟！理應傾心悅服，勉力行善，以彰揚其好善惡惡之心；尤當據上所言，跡其聖意實現之所在，反求其聖意，以之奉爲吾正心修身，成己成物，齊家治國之圭臬，事事遵循，罔敢疏忽，上不辱萬民大主之尊威，下不失天主微僕之職守。如是，則不獨後世天堂中之



福樂，可以預卜，卽現世地方上之安寧，亦大有希望也。吁！同胞同胞，盍不汲汲認明此主人翁，而爲之効力乎？

至於本章論救主贖罪之道，引耶教之說曰：「耶穌未生以前，世人以義得救，耶穌既生以後，世人當以信耶穌名得救，賴耶穌血得贖罪，不信耶穌者雖義不赦，卽令其人孝弟忠信行誼無愧，仍將置諸地獄，不得入天國，故憑信仰不憑功罪，能信耶穌則雖罪而受賞，重信仰不重工作，祈禱以乞救主之赦，雖萬惡滔天，能信託救主，則無罪矣。蓋耶穌既代人流血贖罪，凡信賴耶穌者皆被贖也。人同賦惡性於始祖，上帝既知辨善惡果之不可食，造此果置於亞當之近旁，又不

明告以不能食此果之理，而以有毒誑之。又造妖蛇於其旁以誘之，以上惡性，毒果，妖蛇，憑信仰不憑功罪，重新禱不重修行等說。」聶先生指爲謬妄不通，實行此道，是使人趨易而避難，有恃而不憚於爲惡，弊莫大焉，故作此長篇以攘斥之。

竊以爲先生之攘斥，私衷極表同情，自無駁辨之餘地。然有一事，係真僞邪正之樞紐，不得不爲申明。卽本章所謂耶教，前已屢言之，非真正耶穌所立之教，乃路得等所創之誓反教。故此種誓言囑語，實爲誓反教祖師意匠所產生，傳至中國，以誤亂真，害人匪淺。深望吾國人士，讀本章及上章所引忤逆情理之教義，能知其所由來，而勿再懵懵然稱

路得爲宗教革命之大英雄大人物可也。又考核耶穌基督所立之眞教會，從未聞有此等離奇之言論；故凡諸信奉耶穌或基督教者，亦望讀之而警醒；能悟伊等所奉之教，祇戴耶穌基督之假面具，而實無耶穌基督之眞道理；急速奮袂而出，轉向耶穌基督所立之眞教，勇往前進，是所切禱。慎勿徒恃信仰，不務善工而卒爲耶穌所棄，後悔無及。蓋耶穌曾嚴責僞善經生與法利叟，譯言不同羣，而好文過者黨人曰：「汝僞善經生及法利叟黨人，禍哉！以薄荷茴香蒔蘿各輪什二，以獻而律中重目，如義與仁與信反棄之，此固當行，彼亦不可廢也。」瑪竇經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節又曰：

「他日卽世界末日天主耶穌審判萬民之時，有多人謂予曰：主，主，我非藉爾名驅魔者

乎？非藉爾名多行靈異者乎？予將明告之曰：予不識汝，汝乃行不義者，亟離我。」

瑪竇經第七章十二至二十三節

有一少年問耶穌曰：「善師，行何善斯獲

常生。」耶穌不曰：信仰，亦不曰：祈禱可獲常生。然曰：「欲得常生宜守

主誠。」曰：何誠？耶穌曰：「毋殺人，毋姦淫，毋偷盜，毋妄証，敬爾父母，愛

人如己云云。」

瑪竇經第十九章十六至十九節

此耶穌之言，豈不於人情理論釐然

有當乎？遵而守之，於世人之道德幸福豈無所裨乎？路得等起而反對，

竭力破壞以爲改良，欺人殊甚，何怪乎如聶先生所述者：「論寬大仁

厚之美德，西方奉耶教之民族，較吾國殆遠遜焉。論孝友睦姻之醇俗，

自命爲基督徒之家庭，較我民有不及焉。耶教成立而後，殺戮侵奪之

事日以增多云。」

凡奉天主教之國，熱心守規，而不化行俗美者，吾不信也。蓋天主教爲

耶穌基督所立者

歷代常有專司以維持及講解耶穌之教理；特蒙上主時加

默導，至今保存其真傳；其訓人也，重外禮尤重內修，重善言尤重善表，

重信仰尤重工行。耶穌之宗徒雅各伯書

第二章第十四節

曰：「如有人

矜己之有信心，而無行爲，何益之有？人之成義人而得救也，行爲是

要；非僅恃信賴，猶人身無靈魂，即爲死軀；無異有信心而無實行，乃是

死信云。」總之吾教全部聖經及各種聖書，平心而論，無非以敬主愛

人爲基礎，守誠行善爲方法，戒惡改愆爲入門。

若夫救主贖罪之道，爲世界人類前古後今至重要之關鍵。欲得其詳，非數萬言不可；茲爲破除聶先生誤會起見，粗舉崖畧，亟陳於下；聊爲先生日後有志深究，冀窺全豹，藉資導線云爾。考古經創世志，及真神默示之道，天主造亞當厄娃夫婦二人，作爲人類之原祖，特別優待，寵錫殊恩，使之暫居天堂福地，原欲賜之以天堂無窮無疆全備無缺之福樂，以爲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，以充其愛人之量。惟不願無因濫賞，遂定一至合理至適宜之條款，守者乃賞，犯者當罰，以昭公允。條款維何，立功行善是也。然使人如機械然，一轉一動，全賴外力之催促，不自知其所以爲轉，所以爲動者，則何功之可立，何善之可行乎？爲此天主

特賦人以靈明之性，自主之權，善惡不得勉強，任人自擇，功罪於是乃見，而賞罰從此可判矣。以上參觀前第二章然則立功行善如何，曰能如上所喻第三僕之盡職則得矣。蓋人之於天主僕也，吾人原祖爲其首僕，僕之職莫大於服從；雇用之僕對於雇用之主，尙當服從，況受造之僕對於造物之主乎？又況造物主有命，無有不善者乎？故天主之所以賜人自主之權者，並非欲其變僕爲主，自行獨立，與己全然脫離關係；然不過欲其不忘本原，自願順命，盡職立功，可以賞報耳。

惟倘無命令，無所遵從；故天主謂原祖曰：「地堂中所有百果食之弗禁，獨辨善惡樹之果勿食，食之必死云。」（此樹與別種花草禽獸等

類，皆已預先備置在地堂中，並非天主知此樹之果不可食，特造之，置於亞當之近旁，以有毒誑之，更非又造妖蛇於其旁，以誘之，天主之所以禁食者，不過欲原祖自行遵命，以表明其心跡耳，（不料有惡神附蛇身上，來誘原祖，）按天主初造天神，以億萬計，性極美善，亦欲伊等立功而賜以天堂萬福，不幸天神中三分之一，見己美善，妄自尊大，竟欲與天主爭榮奪位，倨傲至極，乃被天主罰下萬苦地獄，變爲惡神，俗稱魔鬼，魔鬼在地獄中，永絕升天之望，見吾人類反得升天，心生妒忌，時肆陰謀，騷擾世界，蠱惑人心，今之來誘原祖者，即以此也，故所謂妖蛇，非真有妖蛇，乃蛇之附魔者，魔來誘原祖，一如今之來誘吾人，出手



其自己害人之本心，並非天主有意造之使其來誘也，惟天主見其來誘，雖能禁阻，往往不行禁阻，聽之而已，聽之並非無因，蓋人有自主之權，邪魔僅能誘人作惡，確不能強人犯罪，人之從誘與否，各自作主，從誘果有罪，勝誘反有功，天主之所以任魔來誘者，正欲與人以立功之機，故其對於魔雖不禁阻，而對於人則特加神力，助之戰勝，惟人自己亦宜隨飭奮勉，庶乎其可，苟防守疏虞不從主佑，墮中魔計，是自取咎戾，不得怨譴天主也，（指辨善惡樹果而謂之曰：「何爲不食此果，食之可與天主相若也。」厄娃婦人性柔易於煽惑聞之，遽信爲實，起自高之念，忘金口之言，摘果先嘗，轉授亞當。亞當深恐惹愛妻之不悅，胆敢瀆上主

之聖威，（凡丈夫欲博得妻之歡心而不顧大義，一味徇私害公，以致家翻宅亂者，於歷世上豈非層見疊出之事乎，然平心而論，究屬離之過歟，）非但不阻，且接受而亦食之。於是兩人故違主命，犯極大之罪矣。凡欲知罪之輕重，不當僅觀事之大小奚若，尤宜視罪者及罪之者尊卑如何。罪者愈卑，罪之者愈尊，其罪愈重，此必然之理也。如失禮於平輩之前，其罪輕，失禮於尊長之前，其罪重。然世間尊長之於屬下，猶是受造之人與受造之人相比。乃天主之於人，是造物者與受造者相比，其尊卑相去無窮。故原祖雖食一果之微，然以至極卑微受造之人，妄思與至尊相若，信妖魔之言，違逆無窮尊貴造物主之聖命，其罪惡

之重大，豈有窮極乎？天主果至仁，然亦至義，見原祖如此辜恩負義，傲慢不恭，不肯服從，盡爲僕之職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於是驅之使出地堂，竄流於此世界，無異充軍之罪犯；從此天災地禍，靡有既極，所有殊恩異寵，盡行礮削；併照定章，既違禁令，自後必死。夫亞當厄娃既爲人類之原祖，是代表人類，不能不爲人類負責；故原祖獲罪，累及萬世子孫，凡爲人也，不分遐邇文蠻，東西南北，皆其嗣裔，同當其禍。方初生時，靈魂概染污點，名爲原罪，猶言原祖逆命遺下之罪。從此人性人性本非不善大受影響，天良曖昧，私慾萌生；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，地獄難免，天堂絕望矣。罪人遭此浩劫，是自作之孽，夫復何言。

幸天主無涯仁愛，哀我蒸民，當降罰之初，卽預許將有救世主出而代贖人罪，重開天路；厥後原祖子孫日益蕃衍，散居各處，然不忘祖傳，望救主之降來，洵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吾中庸所謂「大哉！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！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，……待其人而後行。」其人爲誰，殆卽指此救主也夫！非此其孰能當之？嗣天主念以後年代湮遠，勢必漸失真傳，諭令摩西大聖，將萬物之由來，人類之覆巢，救主之預報，及一切教義，教規編輯成書，加以神光默照，不使有所悞筆，以傳授真道；且使於猶太民中歷代多出先知聖賢，令將救主之言行事跡，逐漸預誌，此爲性教及書教統名爲古教時期。迨至我漢朝時代，救主果如大造所預許，古

聖所預言，降生塵世，名耶穌，字基利斯督，省文曰基督。畢生立表訓人，  
抱舜帝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之宏量；卒至飽受艱辛，甘願被人恩將仇  
報，釘死十字架上，代作萬民贖罪之犧牲。以上參觀前  
第三第四章王剪髮削爪爲民禱雨故事，豈可比其萬一哉！  
吾史記所述湯

或問人之犯罪，豈不能自贖，何必待耶穌降來代贖乎？答曰：待耶穌降  
來代贖，確有至理焉。欲明其理，須知罪也者，非功不可贖，功能抵罪然  
後可贖。夫人得罪無窮尊貴之天主，故其罪之重大，自亦無窮。見上爲  
贖無窮之罪，須立無窮之功，方足以抵之。然人也，不論爲誰，不出乎受  
造之物，限於至極卑微之地位，安能立無窮之功乎？故雖有聖人，立功

能比常人較大，然終屬有限，既不可以抵無窮之罪，即不足以贖之矣；人之所以犯罪而不能自贖者以此也。至於耶穌則不然；蓋其雖降生爲人，然不可僅視爲人，實係天主第二位（按天主一體確有三位，第一位名罷德肋，譯言聖父，第二位名費畧，譯言聖子，第三位名斯彼利多三多，譯言聖神，三位共爲一主，猶太陽之具球熱光三者而合成一日也，又如人之靈魂，含有悟記欲之三司而爲一魂，能悟者靈魂，能記者靈魂，能欲者亦靈魂，然非三魂也，天主之三位。與此稍有相似，聖父是天主，聖子是天主，聖神亦是天主，然仍屬一主，並非有三，蓋論其位而言，果計有三，然論其性體才德而言，則不過有一，此位三體一之道，

至爲深奧，非吾人有限之悟司所能透澈，但爲天主所默示，萬不能錯悞，故當深信無疑，（聖子以己之天主性（卽無形無聲之神體，全知全能全善之造物主，）與人性（卽靈魂肉身是也，）因人之所以爲人，必須具此二者，故以名焉，）締結，生而爲人；然仍不失爲天主。是以耶穌者，因其一身兼具人與天主兩性，故真是人而兼爲天主也。倘其單獨爲天主，則與未降生前無異，純是神體，不得茹苦忍痛；既無痛苦，安得立功？况神與人不同類，則代人贖罪，亦所不宜。倘其單獨爲人，則與他人同等，亦屬有限，不能立無限之功，以贖無窮之罪。乃耶穌竟是人而天主，天主而人；是人也，故能茹苦忍痛而立功，且與吾儕同類，故能

爲人贖罪；又是天主也，以天主無窮尊高之地位，故其所立之功勳，卽有無量之價值，足以贖無窮之罪惡，奇哉！以至大之神，不能爲人立功，以微小之人，不能立無限之功；獨我耶穌，能爲人立功，又能立無限之功，一舉而兩得，其所以能爲人之救世主者，卽在乎此。而人之不能自贖己罪，必須待耶穌降來代贖者，亦在乎此。前清康熙御題律詩中，所謂「地堂久爲初人閉，天路新憑聖子通」是也。

雖然，不可如誓反教人之言曰：「耶穌旣代人流血贖罪，凡信賴耶穌者，皆被贖也，」祈禱以乞救主之赦，雖萬惡滔天，則無罪矣。不憑功罪。不重工作云云。」蓋耶穌之功無限，固足以贖萬民之罪而有餘；



然誰欲沾得其贖罪之効力者，非一信仰，一祈禱即可了事。除信賴祈禱外，尚須洗心滌慮，悔過自新，遵其聖訓，法其懿表，奉其所立唯一之真教，守其所定一切之良規，總須於大主監臨之下，盡罪僕之職，勤於工作，諸事服從其聖意，瘁心竭力，爲家庭，爲社會，爲國家，爲教會，多行善舉，成己成物，以光耀吾造物主之聖名，報謝吾救世主之神惠；如此則不愧爲耶穌之信徒，庶幾救主之功德，無所阻碍，而發生効力矣。苟有挂名教籍，不務守誠行善，克己苦身，則雖有耶穌，無濟於事，罪不得赦，靈不得救。非因耶穌之功不足贖人之罪，實因罪人之愚不知利用耶穌之功也。望自稱爲耶教徒者，勿謂有恃無恐，自欺欺人，是所盼禱。

譬有明醫於此，設立醫院，存心濟世，治法神奇，操起死回生之術；然病者之來求治也，豈一至其門，發一信託之心，出一哀求之語，遽得霍然乎？必也居於其院中，守其院規，服其苦口之藥，忍其刀圭之痛，飲食起居之中，悉宜從其指教，不得任性妄行，病勢方有轉機之望，不久可占勿藥也。凡罪人之欲得耶穌功效者，其如病人之求明醫治病，則庶乎其可矣。

然對此亞當違命，救主贖罪之道，聶先生設有疑問曰：「亞當食果，上帝當憫亞當之無知，實非彼之咎，則當慈悲寬宥。；卽令亞當真有罪矣，上帝萬能，不難一祝福而弭其罪。又不然，；別造一新亞當，亦甚易

事。何爲降獨生子爲之流血而後贖罪乎云云。竊查古經所載，確悉亞當具自主之權，其違命食果，出於明知故犯，故不得辭咎。天主雖慈悲又萬能，果能一祝福而寬宥，然此近於縱惡養奸，且於天主之公義不無虧缺。況亞當逆命，是冒瀆天主無窮之尊威，故其罪之重大自無限量，可不加之以相當之罰乎？若令其復還爲泥土，則不覺痛癢，不得謂之罰也。如果按先生之說，亞當犯罪，天主一舉手而弭其罪，或立卽使其還土，則日後亞當之子孫，林林總總，千千萬萬，豈亦一犯罪而大發慈心以寬宥之，或使其盡歸泥土乎？試問將成何世界？若不然，則何以厚此而薄彼也，公道安在？又天主以亞當犯罪而棄之，別造一新

亞當果非難事；然試問此新亞當是否亦負自主之權？如其否也，則人如機械，不得行善立功，不副天主造人之本意。如其是也，則仍能犯罪，豈倘其犯罪而亦棄之，再別造一新新亞當乎？如是，則待至何時，可有一不犯罪之亞當乎？總之君子出言一句是一句，不得朝三暮四，反覆無常，況天主乎？天主既造亞當爲人類原祖矣，賦之以自主之權，使其能自由取捨矣；欲其利用此權以立功邀福，爲之劃一界限，不得越踰一步；卽出有嚴而易守之命，欲其服從，約定從則賞，違則罰矣。倘亞當方自願從魔誘而食果之時，天主卽出而強阻，是與其自主而又奪其自主，不亦出爾反爾乎？亞當既已違命獲罪，不之責罰，竟一祝福而赦

有之，不亦背約失信乎？若棄舊造新之法，更見反覆無常，情同兒戲，天主而能如是乎？

又天主乃至仁，至義，至智，三者不可缺一。設人有罪，赦而不罰是不義；罰而不赦是不仁；或赦或罰而不立定章是不智。惟按上所陳天主教之講救主贖罪之道，以天主聖子降世爲人，代人流血贖罪，仁之至也。以其地位之尊貴無窮，因而其功績之價值無限，足以抵償下民所犯莫大之罪孽，賠補上主所受莫大之侮辱，義之至也。然非因此而人人必赦，人人必救，設有定章焉；誰自願謹守者，方可收其贖罪之効而蒙赦宥；得入天國而享永福；否則雖信賴耶穌，亦屬徒然，智之至也。夫吾

人皆爲原祖子孫，同受其累；況各人自問良心，誰無罪過；既有罪過，理應受罰；乃耶穌甘願降世，作爲救主，捨生致命代人贖罪；吾人當如何賴其功德，各下勇猛悔改工夫，守其定章，以收其功効乎？非然者，不獨無赦罪得救之望，且又加以忘恩負義之罪，而增後世地獄之刑也，可不戒哉！

## 原文第七章 結論

辨 大凡著書立說者之末加以結論，必根於上文，自然寫來者也。故上文所論者係實事，結論往往實而可信；上文所論者已謬悠，結論當亦難免錯誤；如水之自源流出，源清水亦清，源濁水亦濁也。今讀聶先生宗教辨惑說，得悉前數章之討究，不少失實之處，則此第七章之結論自亦可以想見。茲將竭愚魯之所能，推先生於高談雄辨中所有失實之原因，掬誠直告，藉以矯正，遂爲拙作辨惑說之辨惑之結論也夫。如言詞中有所觸犯，尙祈視爲出自忠忱而原宥之，竊按先生通篇論說所有失實之原因，綜核有五：

一曰以其未明萬物之本原也。本原已昧，其餘能不昧乎？譬如電報、電燈、電車等類，專恃電力；若不問電力之有無，而貿貿然設機器，置燈泡，備車輛，豈不徒勞無益，一錯百錯乎？萬物之本原非他，天主而已。康熙御題匾額曰：「萬有真原」是也。故一家之人須認明家主；是父母一縣之人須認明縣主；是知事一省之人須認明省主；是省長一國之人須認明國主；帝王或總統是倘家也，縣也，省也，國也，而不知誰爲之主，不將雜亂無章乎？况乎人居天地之中而不認明天主，則萬事萬物萬民皆失其本原，失其依據，失其總綱，尙何有孝弟忠信，道德仁義，安寧幸福之可言乎？不將舉世紛擾倒行逆施乎？先生之言天及上帝，諒必亦寓天主之意。



然混沌沌，不知其究屬何物，因而不覺天主之於人關係如何重大；故似乎不甚注重；其所注重者莫如事親；一若父母之上無別有所謂更大之父母者；其於第五章設喻曰：「今有人焉。有子有孫，孩提之童，親其父過於大父，天性也，而必謂其孫曰：若愛汝父不得比於汝之愛祖，能事汝祖，則天下之孝道盡矣，豈理也哉？」推先生之意以爲孝親之道，事父過於事祖父則可，事祖父過於事父則不可；此果出於天性，莫有能非之者。然先生設喻之意，是欲以祖父比之於天父，即天主以爲人事親生之父不可後於事天父，猶如事父不可後於事祖父，此其謬矣。蓋天父不可以吾人之祖父比也；祖父亦人，與我同類，其於我已

隔去一代，比之吾父，較爲疏遠矣。故愛祖自可遜於愛父；若天父超乎萬類，爲萬物之本原，尤爲人類之本原，且亦卽爲我箇人之本原，吾親生父母之能生我養我，並非己力之所能及，全賴天父暗中輔翼之工；

見上第六  
章

若溯其造天以覆我，造地以載我，運行日月以照臨我，發生萬物以涵煦我，扶助父母以養育我，則其所施之恩德，較之我親生父母，豈止穹壤之別哉？故先生責耶教徒謂其欲抑其所生之父母，以顯其天父之當尊，後其所生之父母，以顯其天父之當先。

第五  
章

竊按真耶教

之意而改言之曰：所生之父母當尊，天父尤其當尊，並非抑此而顯彼也；所生之父母當先，而天父尤其當先，並非後此而先彼也。苟吾人認

明天父爲誰，則昭事天父與孝事父母，自不得不分軒輊耳。由此以觀，祭祀祖先之禮，天主教亦自古嚴禁，並非嚴禁孝子之禮，然嚴禁孝子之非禮。蓋祭祀之禮爲禮中至大，惟造物主足以當之；中庸所謂「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。」禮記

表記篇

所謂「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

上帝，」其此之謂乎？天主教於耶穌降前之古教時代，殺牛羊以祭祀天主，及至耶穌降來流血捨生，代人贖罪，於是獻祭，不復用牛羊之血而卽以耶穌爲犧牲，此即所謂彌撒聖祭也。故祭祀者，係敬拜天主之大禮，若用以敬祖先，是僭越之也，烏乎可？況祖先死後，其靈魂已受天主之判決，善者在天堂享福，惡者在地獄受苦；我祀其屍體，無知無覺，

何用此虛禮乎？總之孝親不可蔑視，敬主尤宜注重。蓋天主之爲萬物本原，猶如世界之有太陽；太陽出，全世界光明；太陽沒，全世界黑暗。雖有星月燈燭之光，終不如於日光之下，可以明察秋毫也。從知凡欲辨明天下一切事物之是非真假，善惡邪正，大小輕重，當自認識天主爲入手，洵可謂不二法門焉。（此與第三章所設工程師及工廠之總經理之喻，可以參觀。）

二曰：以其未明人生最重要之問題也。人生最重要之問題可約之以三：曰人何自而來一也；曰人當至何所而止二也；曰人欲至其所當至，宜行何事三也。之三者可一言以蔽之曰：此乃人之所以爲人之宗旨。

第一問題爲先導，第三問題爲手續，第二問題爲效果；彼此相維，前後呼應。總以達到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爲主要；凡此前第二章已杳杳言之矣。茲特另加一警告曰：如行路者，胸中必先知來去之地點，乃擇定路徑率循而行，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。否則無異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，豈不殆哉？雖有汽車飛艇之速，何用之有？不過速禍之來耳。吾人寄世不啻行路然，上三問題，急宜研究，不可苟且。今有不明第一問題者，如達爾文及其學徒，倡言人自猿猴變來之夢囈，貶人與野獸爲伍，爲純正科學家嗤之以鼻。有不明第二問題者，專以現世富貴威權，功名利祿爲人生之目的，故終日營營碌碌貪榮慕勢，牟利積財，

及至臥床不起，命在旦夕，方悟錢財如糞土，富貴如浮雲，回憶生平，一場空夢，歎歎太息，徒呼奈何。卽如聶先生於第二章所謂之世界和平，安寧幸福，較之富貴利祿等，優勝一籌；然現世終非吾人久居之所，先生所希望者，如果實現，亦終歸泡影，奚足爲吾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乎？如此目的，當必別有所在，永福天堂是也。有不明第三問題者，心無定見，與世浮沉，特於宗教一道爲尤甚；不辨邪正，人信亦信，大抵拘於祖傳，執迷不醒，殊不知正教爲使人能止於至善唯一之正道，舍此而不由，勢必歧途徘徊，暗中摸索，不獨天堂無從升入，且又不止如盲人臨深池之險，竟有一失足而墮下永苦地獄之危，關係何等重大！然則

吾儕既儼然而爲人矣，理應以人之所以爲人之宗旨，常置目前，作爲指鍼；於是步履正道，力圖猛進。若爲學，爲農，爲商，爲工，爲兵，爲官僚，爲平民，及各等職業，均在無可無不可之列；總以能助我於正道上前進者爲可取，能阻我於正道上前進者爲當戒。如行路者之定方向，擇路徑爲必要；若坐轎也，騎馬也，登舟也，乘車也，如能助其行抵所定地點，不妨隨機應變，擇其所好而行之可也。

三曰：以其未知宗教之真諦也。宗教真諦未知，而欲辨宗教之惑，非所以解之，適所以增之，是耶否耶？按西國宗教之本意，乃總括人與神交際之間，所有一切道理及規誡之詞；見上第二章及五章即含人對與神當盡之

責任；所謂神者當是真神正神，爲萬物之本原，天地之主宰，省名天主。天主既爲萬物之本原，天地之主宰，亦即爲吾人之本原，吾人之主宰，明矣。既爲吾人之本原主宰，可知其施恩於吾人，較吾父母，尤覺昊天罔極。以此天主之對於人，自操鑒臨掌理生死賞罰之權衡，則人之對於天主而不負信仰欽崇敬愛服從之責任，有此理乎？乃徧覽本冊所引古儒之訓，如「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，剛毅木訥，克己復禮，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」云云，說理精審，深入肯綮，倘能實踐施行，亦足以移風易俗。然凡此無非是在動靜語默，應事接物之際，修己事人之工夫；乃對於己對於人之本分，可謂律身處世，則善矣；然對於吾人造物主之責



任，猶未盡也。可以俯而不忤，然能仰而不愧乎？譬有爲人子者，其待己也，循規蹈矩，形端表正，無可指摘矣；其待兄弟姊妹也，肺肝相示，情意殷勤，不愧爲同胞手足矣。獨其對於父母也，視同陌路，淡然處之，則此人也，誰以爲盡人子之道也哉？然則任何人也，果能溫恭孝友，急公好義，諸凡成己成人之道，宜盡悉盡，誠無遺恨矣；惟其對於萬物之本原，天地之主宰，衆人之大父母，不思追原報本而加以敬禮，就其範圍，一若如此大父母之有無，與人無關緊要，無有所謂責任之當盡也者。試問斯人也，可謂全盡爲人之道也乎？即於他事無誤，而於此一端，豈非已爲一生之大過乎？雖於人前，可稱聖賢，而於大主之前，豈非一忘恩

失職之罪人乎？故本書所引儒者之遵德性，道問學，說仁義，講道德，其教人爲人之道，尙猶未足。夫爲人之道，各人對於內之良心，對於外之父母，及親疏遠近之人，對於上之「日監在茲」詩周頌敬之篇之天主，俱有

當盡之職；然對主之職，爲其餘諸職之根基，之樞紐，之柱脚也。蓋對己對人之職，何從而來哉？豈非出自天性乎？出自天性云者，猶言天命之謂性，卽天主不造人則已，旣已造人，不能不定立人與人交際之道，卽所謂對己對人之職，潛刻於人性中，作爲性律，使人雖不學而亦知此律之當守也；律果盡人知所當守矣；然倘非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之天主，又從而隨時隨地監察之，若有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之嚴者；又倘非

大公至正，一點無私之天主，卒爲評定功過，不差累黍而加以相當之刑賞者，何以使盡人奮勉而實行遵守乎？故天主者猶如立法、司法、執法，斷獄之總大帝王，可不以對主之職爲最要而先盡之乎？對主之職能盡，其餘對己對人之職，自亦能盡；對主之職未盡，其餘對己對人之職，亦必難盡。我古聖賢，尙在吾天主教之所謂性教時期，見上第三章亦知宗教之實義，訓人盡對於造物主之本分，如曰：「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。」詩周頌敬之篇敬天之怒，無敢戲預。詩大雅板之篇欽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書仲虺之誥篇凡我造邦，無從匪彝，無即愆淫，各守爾典，以承天休。書湯誥篇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事上帝。孟子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。」論語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

惟本書所引修身克己，孝弟忠信等工夫，終不出乎對己對人之本分；乃是禮教之教，非宗教之教；蓋宗教之教，當講神與人交際之道，人對神當盡之職；而本書若以爲此乃求之太遠，與世道人情殊不切近；故可以不必注意者。愚故曰：本書所引儒訓，其教人爲人之道，尙有未足耳。猶如講求植物學者，以可見可嘗之枝幹葉菓等類，悉心考察；以入土之深根固蒂，以爲隱而不見，漠然置之；則植物學也，講求之不過如是，可謂得窺全豹也乎？

四曰：以其未曾認明耶穌之真相也。吾國文人學士，未知耶穌之真相者，大抵以爲一西方之聖人，西教之祖師，猶如吾國之有孔孟佛老等

也。故每以之與孔孟等並駕齊驅，以爲如是尊敬耶穌可謂至極矣。不知耶穌不可與任何大聖並列；蓋任何大聖，究屬人耳。耶穌不獨係世間之人，且亦爲天地之主；原爲天主，其降生也，卽以天主無形之神性，與有形之人性締結爲一，生爲耶穌也。故耶穌者以人性而言，則飲食起居，言語行止，無殊凡類；然以神性而論，則赫赫照臨，高高在上，仍是掌握天地萬物之主宰，與降前無絲毫之損益。參觀第三章及第六章夫人神兩性，既相結而爲一救主耶穌，故耶穌不可僅視爲人，亦不可僅視爲聖人；理應視爲超乎萬有之上，而以敬天主之禮敬之也。譬如吾儕之所以爲人，乃以靈魂無形之道性，與肉身有形之獸性，結合爲人。以獸性而

言，則生死飲食等有似乎馬牛羊等動物；以道性而言，則知禮義辨善惡，能自由動作，能隨機應變，遠超一切其餘動物之上。故純正哲學家釋人爲有靈動物。故凡人也，較之無靈動物，高出一等；雖有珍禽奇獸，亦萬不得望其項背也。乃救世主耶穌除靈魂肉身之人性外，又加以天主之性體，其妙無窮，其尊無對，較之吾人相懸奚止天壤。故人中任何有出類拔萃之聖賢，自不可擬其萬一，况可與之列等乎？乃讀本章謂「耶穌革命之精神，猶馬丁路得革命之精神也，冀望其中明達特出之人才，復成耶穌路得之盛業云云。」披閱之餘，不禁毛髮悚然。吁嗟乎！路得爲何許人，即據其上所述之一二劣跡，亦可知其爲破壞

耶蘇真教之罪人矣。不料本章作者，竟嘉其革命，頌其盛業，且尊之與耶蘇並肩。嗚呼！涇渭不分，薰蕕莫辨，至於斯極乎！竊度聶先生之本心，必無侮辱耶蘇之意；然其所以出此等侮辱之言者，此無他，即因其不知路得之爲人，而尤因其不明耶蘇之真相故也。蓋先生曾與舊反教人周旋焉，該教人爲推重教祖路得，客或有此等聲調，訐訐然以爲耶蘇革命於前，路得革命於後，宛若後先媲美，鴻功相埒矣。先生習聞不察，信以爲實，亦勢所然耳。其實耶蘇從未行革命，其以性教書教而改爲寵教者，並非以已創造者拆毀之；惟以未完備者補足之耳。見第三章耶蘇瑪竇經第五章十七節曰：「勿意我來廢律，或廢先知，律與先知，謂古經全部，總括性教書教也。我

不來廢之，實以守成；

「猶言使守之，更爲充足成全也。」

此其明証也。設有一規模浩大

之工程，鳩工庀材，經多年之建築，而一旦落成，可謂革命乎？至於路得也，存心破壞，攻擊羅馬教廷，竟以成立以來已經十六世紀之教會，不自量力，欲從根本上摧殘而傾覆之；故如果必欲用革命二字，則耶穌之革命是造成之意；路得之革命乃摧毀之詞；一創業，一廢業，安得並稱爲盛業乎哉？或曰：耶穌是人，未聞有疑之者，然其又是天主，則何以爲証乎？曰：証據紛繁，其最著者，卽本章所謂新約兩稱其以數餅數魚供四五千人之食之神奇，及滿篇所述之異蹟。除此而外，新約特記耶穌施訓之超越，立品之高尙，其一生事蹟，與千百年前古經所載之預



言，盡行符合；凡此種種，倘非兼爲全能全知之天主，曷克臻此。按新約一書，又稱新經，或名福音，（猶言所記者，無非是救主降來示正道，闢天門之好音，凡人率而由之，可得天堂眞福云，）共二十七卷，前四卷，爲瑪竇、瑪爾谷、路加、若望四大聖史，各以所見所聞耶穌之言行，筆之於書，流傳於世者。第五卷名宗徒大事錄，聖路加所著，略記聖神如何降臨，宗徒如何起行宣道，聖教如何到處勃興，漸及天下，適應耶穌之預報。以下二十一卷係宗徒保祿、伯多祿、雅各、伯若望、達陡致教會之書，大旨發明耶穌救世之大道，勸當時新教友篤志堅信，勿被邪說搖惑。末卷乃若望之默示錄，多設喻言，隱寓聖教於世界將末，必遭大難，

終能得勝，耶穌乃復來審判萬民云云。總之聖經全部，西國博學宏儒，莫不奉爲天地間第一大書。共分古新兩集，聖師奧斯定謂新經較古經尤貴，因古經報事即天主降生救贖之事之將來，新經證事之已成也。自來經史子集，及百家雜錄，概自人意寫出，難保無訛。獨聖經則不然，編輯者概係聖賢，其敘述訓誥，不隨己意，悉按上主之默牖，故所誌事理，萬無一失；究造物之真原，示救靈之正鵠，言言藥石，字字璣珠；洵聖教修己淑人之寶笈，與封神演義，搜神記，及各種神話小說無稽之談，迥然不同。故見新經載有耶穌之奇行異跡，此正所以證其爲天主而有時顯能，自不可輕易目爲臆造，致干冒瀆之罪也。然則何以魔令耶穌變石

爲餅，又令其自殿脊躍下，耶穌僅答以人非賴餅以生，又責魔不可試探，竟不舉手而顯其能哉。聶先生從此一端卽推耶穌乃不欲以異蹟自小也。愚讀此句，心竊異之，異先生之信新約而又不信新約也。蓋論耶穌之異蹟，因其見於新約，先生遂以新約爲其徒所造之僞說而不可信。然耶穌受魔誘一節故事，及以下所引登山施訓曰：虛心者，溫柔者，慕義者，憫人者，清心者，必得福云云，亦皆出於新約也，何以先生又信而引以爲證乎？愚以爲聖經均當深信無疑，惟不可從路得之說，自由臆解；然當翻閱聖經真詮，經真教會審定而准行之者，是爲至要。按耶穌於受誘時不行異蹟者，並非不能，亦並非不欲；實因當時魔令耶

耶穌變石爲餅，誘其饑涎大嚼；又使其自高躍下，誘其無故冒險，驚人耳目，故耶穌拒之，以示不可從誘。然遇適當之時，爲證明己不止爲人，且亦爲天主，果如預言，降來救世，不得已而行非人力所能行之事，使人信服，殊屬緊要，何不可之有？且何自小之有？以上草草數語，如有以爲不足可信，而必欲以耶穌之靈跡，目爲與海市蜃樓不分彼此者，則不才尙有辭以闢之。

五曰：以其未知真正耶教也。本書聶先生所謂之耶教，並非耶穌所親立之正宗，實乃路得所產出之贗鼎；前已言之再三矣，茲不贅。然僅指破迷津，不足償問津人之願；猶須導由正路，方可慰引路者之心。故不

憚煩瑣，不厭反覆，重言真正耶穌所親立之正宗，惟有一教，卽天主教而已。証據繁多，約歸有四：曰至一，至聖，至公，從宗徒傳下是也。

一曰：至一。蓋耶穌雖降世爲人，然兼而仍爲天主，論其神體與降前無異；然天主獨一無二，悠久無疆，故其所示之大綱要道，當必古今一轍，宇宙同軌，不得朝秦暮楚，遷就曲從。乃觀天主教講所當信之奧理，包含

於十二端信經中見教理詳解上卷

當守之十誠

見教理詳解中卷

當領之聖事

共有七件見教理詳解下卷

果然歷代不變，天下同風，誠如先生之所謂，天地間真理一而已，不能兩可。一云。第一章有不知者，遂斥之爲專制，膠執，隘陋，不知圓通，不近人情等云云。殊不知天下事理，有可隨機應變者，亦有劃一不二者；即在尋

常學問之中，譬如算法，一加二，必是三；三乘二，必是六；地理，中日必在亞東，英葡必在歐西；天文，一日必分晝夜，一年必分四時；吾國歷史，三代必在秦漢以前，民國必在明清之後；又如吾人日常起居動作，視必以目，聽必以耳，言必以口，操作必以手，步履必以足；試問以上種種，可以任意變更乎？不可任意變更而亦可斥之爲專制膠執等情也乎？誰明乎此，亦必明天主教上所謂奧理十誠聖事之所以亦不得任意變更，自有至理在；豈可妄加斥責乎哉？然吾教所謂劃一不二，天下一律者，惟指天主降前所默示，或救主降來所親授之大道。即信經奧理天主十誠聖事七件及古新聖經耳。若夫禮儀節文及關於形式上之細目，教會爲輔助信徒敬

主愛人，守誠行善，按俗尚之異同，時勢之潮流而酌定者，教會亦得因時制宜而廢存損益也；惟不准任何人隨意擅易耳。然倘遇教士教徒，於無關教義之端，與世周旋之際，或有不知從權，變通應接者，是乃出於各人之性格，箇人之器狹，不可歸咎於教會全體也。

二曰：至聖。耶穌既爲天主，故必是聖中之至聖者；因而其所立之教會，不能不盡善盡美，迥非其餘世俗各種團體可比。其教理教規，亦無一非爲引人成聖成賢之矩矱。乃查天主教果是如此，其宗旨爲達到人生最大最後之目的，享受最充足最圓滿之福樂，永世頌揚無窮美妙之真神，鳴謝無限仁慈之救主；宗旨何等高大！其方法，教人事主愛人，

孝親敬長，啟蒙訓鈍，濟困拯貧，勵志勤修，專務三攻，

攻打魔鬼肉身世俗三仇之誘惑

七克，

謙克傲仁克妒忍克怒貞克淫捨克吝淡克  
鑒勤克怠見七克真訓徐滙土山灣出版

熱心奉教，謹守十誠

四規，

見教理詳解中卷

僅恃信條，不能得救，徒行洗禮，未可上升；必須革面洗

心，方爲信徒教友；種種懿訓，罄竹難宣，方法何等純正！其效果，則教中

所出聖人聖女，累千盈萬，聖年廣益，

全書分十二月每日錄一聖人或聖女之言行洋裝四冊徐家滙土

山灣

所誌者，恐僅及千萬分之一而已。又教化之移風易俗，確有令人

驚奇不置者，溯歐美各國，當聖教未行之先，大抵風粗俗陋，不知禮義，

其所以能挽回風俗，正飭人心者，教士之功居多；此果各國傳教信史，

可以爲証，無庸隱諱；誰閱理窟卷三「天主教爲主宰真教說。」又一



天主教化俗論」兩篇，亦可知其梗概，而嘆教之宗旨，雖爲後世之幸福，然其效果之影響於現世之社會者，固非淺鮮也。但聶先生既於前數章縷陳耶教諸弊，又於本章謂「耶穌偉大之思想，博愛之精神，高遠之造詣之足爲世人師法者，舉爲教會所毀滅無遺。今日之教會，凡平民尊德守業而不仰求於教會者，則祭師必拘牽文法以罪之。教會務狹隘，重條文，謂非口答幾種之信條者，不能得救贖。行之數百年，教堂以萬計，而其成績至無可觀。耶教流弊既如上所述云，」噫！以上所言，與不佞之數十年在教中所見所聞所學者，大相刺謬；此定非先生之有意詆毀吾教，實因其未識耶穌之真教，誤以誓反

教爲耶穌教耳。雖然黃帝有蚩尤，帝堯有驩兜，文王有費仲，成王有管蔡，爲上者雖行善政，爲下者慢不受教，亦莫如之何。然則卽在耶穌真教中間，有以信教爲名，恃勢爲實，入堂則狀貌謙恭，出堂則陰謀不軌，此等假冒信徒，勢亦難免。然必在少數，且其所以爲不法者，並非以奉教之故，實因奉教而不守教規之故。詎可以教中少數不良份子，卽公斷合教之有所邪僻也哉？

三曰：至公。蓋耶穌係人而天主，是人也，故必愛吾同類；是天主也，卽爲普世萬民之公父，而普世萬民，皆爲其子女，故無一不在其慈愛之懷中。然則其爲人之公益而立教也，當必至公無私，無庸疑義矣。乃觀天

主教言時言地，莫不至公。以時而言，則與天地同終始；蓋耶穌立教，根據於性教及書教；然書教肇端於上古摩西之世，而性教更胚胎於厥初生民之候，歷數十世之豫言，卒果應驗，有耶穌來而即憑古時已經預備之基礎，另定新章，而組織一最完善之宗教，見第三章傳至於今，已及二十世紀矣。推耶穌立教之本意，當天地間尚有生人之一日，即其教宜宣傳之一日也。以地而言，則以世界爲一家，無疆域之限，無種族之分，無階級之別，見第一章真所謂一視同仁；惟以此教而推廣之，誠可使五洲萬國一道同風也。然則此教爲世界衆人之教，故外洋常稱公教。惟吾國鄉愚無知，見傳教者大抵西人，故有稱爲西教或洋教者。且本省

之傳教者，法人爲多，故本省人亦竟目之爲法國教者。噫，亦可笑之甚矣。

四曰：從宗徒傳下。按耶穌升天前特選宗徒伯多祿，派爲教首，統理教務，授以全權，爲己在世代表。謂之曰：「爾爲伯多祿，譯言磐石在此石上，我

將建我教會，冥府之門，不能勝之，

冥府地獄也。門者權力之意。言邪魔之力不能制勝聖教，反爲聖教所敗。

云：「予將與爾天國鑰。」

卽總理教政之神權。瑪竇經第十六章十八十九節。

又命諸宗徒曰：「汝

曹往訓萬民，我日日與汝偕，迄於末世。」

言耶穌在天冥冥中時常輔翼教會扶助宗徒及繼

續其職位者直至世界末日。瑪竇經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節。

從此顯見耶穌立教，特委宗徒傳授，故

必自宗徒傳下者，方爲耶穌所立之真教。乃查教史，惟天主教中教皇

主教司鐸爲繼續宗徒職位之人，一脈相承，世世弗替，有教譜可考。若  
誓反教中之牧師傳教士等，自其教祖路得反教後，已與正宗隔絕；故  
伊等所傳之教，非自宗徒傳下，乃爲旁門左道耳。又凡天主教中傳教  
士，爲宣傳耶穌之真道，無一非被耶穌之代表羅瑪教皇特繼伯多祿之位者所  
遣使者；試問所謂耶教之傳教士，被誰遣使乎？非被耶穌之代表所遣  
使，而自謂傳耶穌之教，是誰欺？欺耶穌乎？抑欺人乎？故凡聶先生見傳  
教士，而欲知其所傳之教，是真是僞，愚可示一甚簡便之法：祇問其奉  
誰命而來？奉羅瑪教廷而來者，則其所傳之教，必自宗徒傳下，而爲真  
教；否則其所傳之教，已失真傳，不可取信矣！

原文 附儒家畏天命與耶教禱謝上帝辨

駁 據原文曰：「事有似是而亂真者，辨之不明，則誤人而害事。」又曰：「似是亂真之說，必正言以辨之，使不至誤人而禍世云。」此何其言之中肯也！然愚捧讀全篇，竟出人意料，驚見所謂似是亂真之說，未有甚於此篇者；以此辨誤，洵可謂辨之不明，益將誤人而禍世矣。據云：「耶教者，始於猶太，」則本篇所稱耶教，乃指天主教而言。竊雖不敏，幸爲該教中一分子，確不願誤人而禍世也。爰於宗教辨惑說逐章駁辨之後，又不得不以本章依愚見所察得之謬點，據實縷陳，以供眾斷；慎勿爲似是之說所惑，則幸甚。大凡著作家，論一問題，必先將題中重

要字句，切定界說；然後可發抒意見，不致盲爭。夫先生果知耶教最重上帝，今欲証其禱謝上帝之爲非是，自宜先以上帝之名釋明，不可含糊。乃起首卽曰：「上帝之界說，茲姑勿論。」讀至篇末，亦未見論之，既未詳上帝之爲何物，而遽稱禱謝之爲非是，則通篇之隔膜，不亦可想而知乎？此其謬點一也。

辨者曰：「上帝無爲者也，亦得謂爲無權，以其賞罰禍福，一視人之功罪善惡，悉如其分，不能以意爲軒輊焉。故曰上帝實無權也，而其爲功罪善惡者在我，至於刑賞禍福，特如響應影隨而已；然則謂我實自操刑賞禍福之權可也；謂我之權高於上帝可也。」聞聶先生爲一巨室

富紳，家中諒必不少僮僕，設爲之僮僕者，學此論調而語人曰：聶先生主人無爲也，亦得謂爲無權；以其付扣增減工資，一視吾儕之勤惰，工作之優劣，不能以意爲軒輊焉。故曰聶主人實無權也，而其爲勤惰優劣者在我，至於工價，特如響應影隨而已；然則謂我實自操付扣增減工價之權可也，謂我之權高於聶主人可也。試問聶先生聞此論調，以爲何如，能容忍否？此其謬點二也。

辨者爲示禱謝之不必，又設喻曰：「今人有貨財者，寄之銀行，或屬之司庫，明日從而取焉；銀行或司庫則視吾所寄託之實數而還之。我欲他日取用之便利，則當以時儲蓄，寄之銀行司庫，則庶幾取攜而不



盡耳；無所用其告哀乞憐於銀行司庫也；事上帝之道，亦如是而已云。」「竊以爲所喻之事，考諸通行習俗，適以見吾教求主謝主之不爲無理。蓋天下文明之國，豈有欲存銀欸於銀行司庫，使之生息起利者，而不出片言請托之語；銀行司庫一見其來，即爲之收存者乎？他日復來，欲取利銀，豈默然一到銀行司庫之所，即可到手乎？旣得之後，豈有不思道謝，遽拂衣而去者乎？然則反對禱謝之禮者，借此寄欸之人，以護己說；須設想此人爲粗俗卑陋，毫無禮貌者，庶乎其可；誠如是也，不亦教人相率而爲野蠻之國乎？此其爲謬點三也。

吾教最重行善戒惡，修德立功，此乃造物主生人之本意，亦卽救世主

贖罪之定章。豈有教人怠於功修，忽於悔改，徒恃喃喃，可得無功之賞，可免有罪之罰也哉？然按教規，朝夕誦經，時常行禱，非祇求福遠禍也；實因明知吾人內有私慾之攻，外有頹風之誘，志不堅定，心常游移，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，徒賴己力，一無所能；故常求天主助我行善避惡耳。如早課感謝經求主曰：「我今日求主真光，照我神魂，指引我路，賜我今日勿迷惑顛覆。」主速扶救我，俾知痛悔改過。」主原教我，毋聽淫聲，毋視邪色，毋道非禮之言，毋取非義之物，毋踐非禮之地，心毋妄思，意毋妄動。」至死恪遵規誡云云。」又早課求恩經有言曰：「天地大君，吾主天主，我等心身，百司言行，今日賜我，正之淑之，引之治之，俾率

於聖教規誠功課云云。」如此祈禱，何弊之有？何害之有？至於感謝，爲示飲水思源，追原報本之意，如禮記郊特篇曰：「郊之祭，大報本反始也。」總之求助，請托，告急，酬勞，鳴感等行爲，是亦禱謝之類，乃社會上人對於人日常交接所極不可少之情禮。如此情禮，吾人對於造物救世之大恩主，自必更不可少。教人盡之，何誤人之有？乃辨者曰：「彼指教會中人徒以感謝祈禱教人者，足以誤人矣；蓋其結果，則必棄修省之功，忽教育之事，而專事祈禱感謝，冀天之垂憐而福佑之，其誣上帝蔽天道甚矣。」此數語也，依愚見觀之，若指終日不務正經，徒知焚香念咒，專以佞佛爲事者，則得之矣；若指吾真正耶穌所立之教，則言殊不符。

實，此足見聶先生徒聞教中行祈禱感謝之形式，而未嘗詳察禱謝之究竟；故其謂「耶教誣上帝蔽天道甚矣。」不自知其出此等言語，是誣耶教蔽天良未有甚於此者；此其爲謬點四也。

又曰：「謝天禱天，發乎人類自然情感，宗教家利用之，對於樸愿之信徒及婦女，未嘗不略收其効；而於稍有智慮之人士，則此膚淺之方法，不足以羈勒之；且徒以供彼之利用，以欺世而愚民，則其爲害甚大。故古之聖賢立教，必本於心性，根於理義，以期亘萬世而無弊；孔子曰：君子求諸己。孟子曰：盡其心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；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云云。」夫既曰：「古聖賢立教，本於心性，根於理義，以期亘萬世

而無弊。」可知是教當必傳流至今，日增月盛，試問果何教歟？誰爲之教？祖孔子歟？然孔子宗教家，不數年前，曾爲大多數否認，又所謂本於心性，根於理義者，果何事？殆即該教之宗旨，之規誡，之禮儀，之章程，之刑賞歟？則勢必有繕刻之律本，作爲圭臬，使天下人民共相率從，試問如是律本果安在哉？又所謂心性也，理義也，究作何解？且何從而來乎？立教本於心性，根於理義，然進而問此心性，此理義，尙別有本歟？別有根歟？如別無根本也，請問此心性此理義，何以能存立？如別有根本也，則又問此根本安在？又據云：「古聖賢立教，以期亘萬世而無弊。」則當天主教未傳入中土以前，吾國人士，諒必惟以吾國聖賢之教是從。

矣。何以遍覽本國歷史，自三代以至明清，所紀者往往是謀王篡位，窮兵黷武，忿爭殘殺，姦淫焚掠之慘劇乎？所謂期亘萬世而無弊者何也？又所謂求己盡心，存心養性等古訓，試問求盡存養之道，究有何意義？有何理由？有何方法？以上種種疑問，查各部經書，從未見有精確之解決。然則聶先生欲恃數句修身求己，存心養性等無定義，無定章，無定規之紙上空談，天主教大異於是，誠心求道者自能知之。而期亘萬世而無弊，孰能信之？以此爲教，深恐不獨無以羈勒稍有智慮之人士，卽對於樸愿之愚夫愚婦，亦必難收其效，此其爲謬點五也。

竊又思聶先生之所以極重古聖賢之立教者，以其本於心性，根於理

義故也。然先生不曰：「凡人窮極則呼天，喜極則謝天，謝天禱天者，發乎人類自然情感乎？」天者必是天主之意；然則據先生之說，知禱謝天主之心，發乎人類自然情感；既發乎人類自然情感，即知其必本於心性，根於理義也明矣。宗教家能利用之，適與吾古聖賢立教之意符合，莫善於此，正當欽佩之不置，安見可有詬病之理哉！至於稍有智慮之人士，不受羈勒，此豈宗教家之罪歟？蓋大凡無智慮之人，如樸愿之信徒婦女，自知庸碌無能，每易受教；豈以其易於受教，而宗教家從而開導之，使之盡人對於造物者禱謝之本分，遂以爲欺世而愚民乎？又凡大有智慮之人，如吾教中代出無數才德出眾之博學真儒，器量

宏大，識見高遠，自覺己之所曉者，如海洋之滴水，而己之所未曉者，如無際之海洋，故常虛心自下，不獨易於受教，且勤於求教焉。若如此信友，能洞澈禱謝之真詮，所以謹行之而成己成物者，亦云多矣；所以利用之而欺世愚民者，未之前聞。然則禱謝之道，對於無智慮，或大有智慮之人，未有不見功效者也。獨對於一般稍有智慮之人，以爲不足以羈勒者，當必別有原因。原因維何？噫！吾知之矣！蓋此等人，大抵係輕薄少年，心地褊狹，粗知一二，自爲百曉，以爲天若無主，旁若無人，趾高氣揚，顯出一種惟我獨尊之態度。無論教律國法，皆不屑就其範圍。卽如當今學校中，初學之幼童，管理之最易。學有深造之大學生，自知守規



求學，管理之亦不爲難。惟有一等稍通文理，粗具學識之青年，動輒起學潮，管理之殊屬不易。然豈可即因此而曰讀書害之乎？蓋其實在原因，不出乎與上所言者相似耳。然則聶先生見稍有智慮之人，不就約束，而不責伊等之胸無卓識，自信太深，反謂宗教禱謝之道爲無用而有害，此其爲謬點六也。

嗣論畏天命之說而言曰：「我之窮通壽夭，苦樂愚智，雖賦於天命，無可趨避；實則造此命者，卽我歷劫以來，自作之善業惡業所結果而已。」據此論說，說者見人現世之窮通壽夭，苦樂愚智等境遇，卽以爲天命之，作爲人善惡之賞罰焉。然竊按天主教實義，知天主之聖命可歸

二類：一歸賞罰者；一歸處置者。其處置人也，所以使人能有行善戒惡之環境；其賞罰人也，所以使人能得行善戒惡之結果。二者不可混一，天主賞罰之命，按上第六章所言，特見於後世。今世所遇之順逆窮富苦樂愚智等境，大抵無關於人之功罪善惡也。蓋每見善而有功者，逆窮愚苦；惡而有罪者，反順富智樂。又有生於富貴之家者，何功之有？或生而卽死者，何罪之有？又凡人能今日行善，明日作惡者，或今日犯罪，明日立功者，然豈有因此而今日順富智樂，而明日卽逆窮愚苦；或今日逆窮愚苦，而明日卽順富智樂者乎？可知順逆窮富苦樂愚智等境遇，不專屬於天主賞罰之權下，然特歸於天主處置之命中，無庸疑義。

凡人自襁褓未至髫齡之年，智識未開，不知何爲功過，何爲善惡，自然不能立功行善，或犯罪作惡；因而尙未有賞罰之資料。人又不能獨自處置自己，故必須天主將以上所陳各等境遇爲各人處置之。人能利用任何境遇，至死立功行善，死後然後賞之；倘濫用任何境遇，至死犯罪作惡，死後乃罰之。人在生時，操自主之權，或行善或爲惡，常能改變，故不可遽加賞罰。及至死後，主權失去，善則常善，惡則常惡，乃得施以一定之刑賞。譬如學生考試，有主考所命之題，有被考所作之文，考試時，不加可否；試畢，然後主考按學生作文之優劣，而評定甲乙。夫考題不等，必有難易淺深長短精粗之別，設有一見考題，而誤爲學生勤惰

之成績，而遂評定甲乙，豈不可笑之至？我在世上，如在考試，造物主處置我於窮通壽夭苦樂愚智之中，如主考所命之各等問題也，乃竟有謂「我之窮通壽夭苦樂愚智，卽我歷劫以來，自作之善業惡業之所結果。」是何以異於一見考題，遽爲學生勤惰之成績，而遂欲評定甲乙乎？此其爲謬點七也。

然辨者難之曰：「倘人之境遇，爲上帝所處置，則上帝固至仁至公者，於人不當有所厚薄；而何以人類窮通壽夭苦樂愚智萬有不齊乎？故天不能率意以賦我以命也。」推難者之意，以爲天主之賞罰，當以人之功過善惡爲標準，人之功過善惡，有大小多少之區別，因而賞罰

有輕重厚薄之不勻；乃人之環境，既曰無關於人之功過善惡，則至仁至公之天主，其處置人也，應當一視同仁，不得有窮通壽夭苦樂愚智之不齊。非然者，何以見其爲至仁至公者乎？竊以爲作此難以評論天主者，誠如坐井談天，窺蠡測海矣。試譬有某富紳於此，爲某大工廠之獨創人，又爲其總經理。雖日後之付工價，當視工人之勤惰，及工作之優劣爲標準；然預先豈不能隨意佈置一切乎？豈不可率意收錄工人而爲之率意分派職務乎？凡見工人之職務，有輕重粗細高下難易之不等，而遽謂該紳之無仁德無公德可乎？今天地萬物猶如一大工廠也，天主乃爲其獨創者，又爲之總經理，何以反不能隨意部署一切乎？

何以不能隨意生造吾人而爲之隨意處置乎？我未生之前，一無所有，一無所能，請問有何功德，而天主自無中而生我，使我爲人而爲萬物之靈，冠於礦物植物及無靈動物之上，宛若爲世界之主人翁，此非天主待我以至仁乎？天主之所以處置我於各等境遇中者，無非欲我於短促時期內行善立功，而後賞我以天堂無盡期之真福也。故置我於榮華富貴之中，我能行善立功，置我於困阨艱難之際，我亦能行善立功，我之功過，不在乎環境之順逆，要在乎善用之與否耳。處境順，善用之有功，妄用之有罪；處境逆，善用之亦有功，妄用之亦有罪；故天主以任何境遇處置我，猶如廠主之以任何職務分派工人，何不公之有哉？

況倘若人之境遇，天下一律，則爲人類必有莫大之害。蓋設眾人皆富，則誰爲鑿婦縫工，而富者雖擁資巨萬，何以能飲食衣服乎？設眾人皆貧，則誰爲之撫慰收卹，而貧者不將填屍溝壑乎？餘可類推。吾人現今生活於世，如在廠中，乃在工作之地，工作之時，未嘗至酬勞之地，酬勞之時也。故天主處置吾人，不必視吾人之有何大小功過，而富之貧之，順之逆之也。然儘可用其無上全權，至大眼光，悉隨己意，爲箇人且爲公眾之實益，於不知不覺之中暗爲調度。務使於社會上，常有富者貧者，智者愚者，強者弱者，有勞心者，亦有勞力者，有治人者，亦有治於人者，俾能相生相養，彼此輔助，共謀地方安寧幸福。然總須以行善立功，

敬主愛人，趨向唯一正道爲主要；使各至天年之後，乃如屆領資之期，臨發價之場，得以照各人善惡之輕重，功過之大小而賞罰之。凡此不獨足以證天主之至仁至公，併亦足以顯其至明至智也。故倘有謂人之境遇如非吾人善惡之結果，當是萬民一律，乃見有窮通壽夭苦樂愚智之不齊，而遂疑天主之不仁不公者，是未嘗認識天主者也；且爲此說者，似近乎被共產黨毒氣所影響焉；此其爲謬點八也。

又細察辨者所謂「天命者自我立之，我之窮通壽夭苦樂愚智，雖賦於天命，無可趨避；實則造此命者，即我歷劫以來自作之善業惡業所結果而已；非天能率意以賦我以命也」數句，覺於言語間，難免自相



牴觸之處。蓋既曰：「我之窮通壽夭，苦樂愚智，賦於天命，甚至無可趨避，」可知其主權全在於天，何以又說「天命者自我立之，自我造之，而天不能率意賦我以命也」乎？然如果窮通壽夭，苦樂愚智，爲我自作之善業惡業所結果，則善業惡業既曰我自作之，可知趨善避惡，或趨惡避善，我自能主之；何以其所結之果，即窮通壽夭等，偏曰賦於天命，甚至無可趨避乎？是言語前後不符，可知其中必有非是，此其爲謬點九也。

又本篇所謂天及上帝之名稱，殊屬含糊；豈各人可曰天也，上帝也，即是我也，歟抑我之外別有天及上帝歟？倘於我之外別有天及上帝者，

則何以曰：「天命者，自我立之，自我造之乎？」又何以曰：「天地事物之萬變，悉本於方寸隱微之消息乎？」又何以動輒曰：「求諸己。」一若己爲萬事萬物之本原也哉？況乎又曰：「凡略其在我之道，而以外求爲務，皆爲孔子所斥者也。」據是，旣曰求己之外，不可以外求矣，則我之外無別有所謂天及上帝者，凡人皆可曰：天及上帝即是我矣。誠如是也，何以又曰：「天命。」豈有我自命我之理哉？何以又曰：「我之窮通壽夭等，賦於天命，無可趨避哉？」旣曰天即我，豈有我自賦之命，而我不可趨避乎？由是以推，天也，上帝也，究屬在我之外矣。惟如果天及上帝在我之外，尙敢進而問曰：是我之長上歟？抑爲我之屬下歟？如

我之屬下也，則儒家之「畏天命」曰「履霜堅冰」曰「君子朝乾惕」曰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云云，試問何爲而畏之？何爲而畏之？若此，豈有長上畏屬下者之理乎？是真不可解矣。如其夕我之長上也。則竟敢謂「上帝無爲也，上帝實無權也」；我之權高且於上帝，；天命者，自我立之，自我造之，；非天能率意以賦我以命爲也」等語，是尤其不可解矣。設有子女對於父母，學生對於校長，傭僕對於家主而言之如是，誰不目爲尊卑顛倒，上下不分，夜郎自大，不勝侮慢驕狂之至，而況對於蕩蕩浩浩，天地萬物之長上乎？總之所謂天也，上帝也，若以爲是我，若又以爲非我，忽以爲可畏，忽又以爲不足畏，

不知究竟以爲何物；倘聶先生將以上疑難，反覆而深思之，當亦自覺其言之太爲囫圇吞棗矣，此其爲謬點十也。

然辨者所謂「上帝無爲，上帝無權，我之權高於上帝」等語，彼已解之曰：「以上數語，是謂上帝之賞罰禍福，至爲嚴密公平，一視人之功罪善惡，而輕重厚薄之，有功者上帝不能禍之，有罪者上帝不能福之；然爲功罪善惡之權，我自主之，我故曰我自操刑賞禍福之權耳；我之權高於上帝耳。」竊以爲倘以上帝爲至尊無對，獨一無二之造物主，則謂其「無爲也，無權也」等語，失敬之罪，非一二句之強詞奪理，可以掩飾矣。按天主教之理謂：天主之賞罰禍福，指後世之賞罰禍福而言，至爲嚴密

公平，一視人之功罪善惡而輕重厚薄之，此言是也。又謂功罪善惡之權，我自主之，此言亦是也。蓋此卽前第二章所謂人操取捨從違由我之主權，使行善作惡，出於自願也。然因此而言我自操刑賞禍福之權，則誤矣；言我之權高於天主，則更誤矣。我操行善作惡之權，固也。然請問此權也，我自有之乎？抑何從而來者乎？且欲行此權，非先有我不可。然此我也，何從而來乎？非天主於數十年前借父母之力，又助之使我自烏有之鄉而生於此世界者乎？又非其欲我行善立功而賜我以自主之權者乎？當我未有之前，我無此權，必不能行善，亦不能作惡，則天主於無數年之間，未曾生我，豈因我有所惡業而罰之乎？以後忽而生

我，亦豈因我有所善業而賞之乎？或豈因我祖先有何善惡功罪而賞罰之乎？果爾，則天主之造第一原始人亦豈因其祖先之有何善惡功罪歟？可知天主之造我與否，斷非因我或我之祖先有何功罪善惡，然惟因愛我之故，全用自己之主權而生造我者也，則是天主之權可謂大矣。世上至大之權，莫如操生殺之權，然而所謂操生殺之權者，未盡實也；蓋每見以生人殺死，從未見以死人使之復生者。惟天主能死人亦能生人，且能自無中生有；總之吾人無自生之權，無自殺之權，無自長自存之權，我之生命全在天主掌握之中，即我所有行善作惡之自主權，亦自天主所賦，然則我何權之有哉？而尙敢曰：「天主無權耶？」我

之權高於天主耶？」又行善作惡之權，與賞善罰惡之權，截然不同；安得以我操行善作惡之權，而可遽而曰：我亦操賞善罰惡之權哉？倘刑賞禍福之權亦自我操之，則我可自由利用，不必爲善立功，而我不難自賞之以福矣；即使作惡犯罪，而我不難自赦之而免禍矣，此豈理也哉？可知天下無自賞自罰自福自禍之理，乃天主能賞罰禍福我也；此正足見其爲我之主，操制治我之權，故其賦我以行善戒惡之命，我屬其權下，應當服從。從則將賞之以福，違則將罰之以禍；現世之善惡功罪，我可自由定奪，後世之賞罰禍福，我不得自由趨避；且即現世之善惡功罪，我可自由定奪者，亦因天主賦我以自由定奪之能力，又與我

以自由定奪之許可耳。然則解者謂「上帝無權，我自操刑賞禍福之權，我之權高於上帝」等語，此顯見其不獨未明上帝爲何物，且亦不知人之真相矣，此其爲謬點十一也。

尙有一事，揆之於理，確亦無從索解者，卽辨者以爲對於天及上帝，禱之不可，謝之不可，惟當畏之而已。然譬有某甲，生有二子，各孝其親，惟長者之孝出於愛情，知己之所以能生存長大，成家立業，全恃父母之恩德，幼時之飲食衣服及一切日常需用，無不仰給於父母，自認幼弱無能，故諸事懇其扶助，及其自能有所作爲也，乃終日服勞奉養，先意承歡，力圖報謝，以示孺慕之忱。然尙恐識見淺陋，舉動乖張，終不敢自



作聰明，一生常賴父母之訓導，此長子之孝也。幼子之孝，出於畏心，其得有今日之存在也，不思係父母生養鞠育之恩，一若出於自然，或憑己力之所致，一切飲食衣服及日常要需，想父母理應照拂，聽其給付，從不呼號；徒知受恩，不知求恩，更不知謝恩，雖爲父母胼手胝足，操作辛勞，並不自孺慕之心，油然而發；其所以竭蹶供役，不敢稍懈者，惟懼觸父母之怒，而恐受其鞭撻責罰耳；視父母猶如胥吏，此次子之孝也。二子之孝，孰優孰劣，不難判決。天主教之對於天主也，有似乎長子；因天主至爲完美，至爲慈善，故先當愛之；因其爲萬物之所從來，故爲示倚賴知恩之心，而或祈禱焉，或感謝焉；因其至爲神聖，至爲尊威，故又

敬而畏之；所謂畏者，畏公義之主，因我有罪，而加我以相當之嚴罰，此其可畏之猶其小焉者。畏我至卑微受造之人，膽敢放肆，亂紀，冒犯至尊嚴之造物主而貽以羞辱，此其可畏之至大者也。觀此天主教所講人對於天主之本分，何其合理。乃儒者講人之對於天及上帝，不尙愛敬禱謝，如無心腸之機械或牛馬然，而惟畏之若暴君酷吏，揆之於理，此豈通論也哉？此其爲謬點十有二也。

原辨道者之本心，必欲求真教也，惜求之不得其法，是猶南轅而北轍，卻行而求前，勢必愈求真教而離真教愈遠，終無得道之望矣。按求道之法，主要有二：一悉心研究，卽多閱宗教書籍，而天主教中書籍，尤不

可輕視。二誠心祈禱，書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凡人欲得真道，除用工之外，尤宜去自滿自足之念，而於真神前，謙卑自下，朝夕呼號，懇其啟牖；如是恒心行之，庶幾終有得見真光之一日，不勝翹首企踵以俟之！

### 特別聲明

右辨道者之長篇也，鄙人抱不欲誤人而禍世之心，既已不憚詞費，將所有謬點，據實標出，共計一十有二，不爲少矣！此足見從未研究宗教學，而欲談宗教事，猶如從未習讀科學課，而欲談水火電光等物理，未有不指鹿爲馬，扣盤爲日，本無足異也。嗣閱篇末之附識，文不逾三百字，尤覺離奇怪異，諒必因偶見歐美之一二通靈學家，或仇教黨，或無

神派中人之謾言誣語，信以爲實，隨手抄襲之故。須知此等人之夢囈，爲歐美博學之士所吐棄，實無辨論之價值，付之一笑可也。惟其中聶先生謂「前所著宗教辨惑說，頗爲各地教會之明達者所稱許，初版瞬罄，索者未已，爰付再版云云。」不佞讀此數語，不勝詫異！竊以爲任何著作，人之索閱爲一事，人之稱許又爲一事，豈因索閱之多，即以爲稱許之証乎？所謂各地教會，不知指何教會，倘卽指本書所稱之耶教會，則書中大半係攻擊該教會之言語，而曰該會之明達人頗能稱許者，殊屬難信。然而不佞非該教中人，故伊等之稱許與否，與我無涉，聽之可也。若指天主教會焉，則不佞爲該教之信奉者，前未得披覽是書

則已；既披覽之後，自不得不特別聲明，敢代表吾通國同教信友而直言曰：宗教辨惑說一書也，我非明達者，然確極端稱許作書者所蓄之美意，然萬不能稱許辨道者所陳之謬說。所編「宗教辨惑說之辨惑」之一小冊。即此爲証可也，特此聲明。

2  
11 2324